通志堂經解

□ 12
1411
193

門 12
號 1411
卷 193

三山拙齋林先生尚書全解卷第三十三

三山拙齋林 之奇 少頴

周書

君奭

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奭君奭周公若曰君奭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

人光施于我沖子又曰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

周官曰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師保者三公之官也三公之官皆所以教導天子而其名不同文王世子曰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謹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賈誼曰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皆緣名以生義案周官之載六卿自冢宰而下所掌之職不同而三公則同曰論道經邦燮理陰陽而已不分別其職蓋三公皆王者之師既同以經邦論道爲職豈可從而區別哉唐孔氏曰經傳皆言武王之

時太公爲太師此言周公爲師蓋太公薨命周公代之其時太傅蓋畢公爲之案詩曰維師尚父毛氏曰師太師也左傳僖二十六年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載在盟府太師職之襄十四年昔伯舅太公股肱周室師保萬民世胙太師以表東海唐孔氏所據經傳言太公爲師正謂此也太公既爲太師而召公爲太保則周公必爲太傅故賈誼曰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而傅亦曰道者導天子以道者也常立於前是周公也兌者兌天子之志者也常立於左是太公也弼者拂天子之過者也常立於

右是召公也丞者丞天子之遺忘者也常立於後是史佚也意謂太公立左召公立右禮所謂師保周公立前史佚立後所謂太傅在前少傅在後是亦以周公爲傅也案金縢篇言二公欲爲王穆卜而周公不可及成王即位管蔡流言周公東征而二公因風雷之變導王以啓金縢則武王之世及成王之初所謂三公者惟周召太公耳太公爲師召公爲保周公爲傅雖無所經見意或然也太公既薨故周公自太傅代之爲師鄭康成注禮記曰齊太公受封留爲太師死葬於周唐孔氏之說亦與此同史記謂太公當武王平商之後即東就國非也左傳既有周公太公夾輔成王之言而謂武王之世已東就國可乎意者太公雖受封於齊而入爲太師若衛武公入相於周鄭桓公爲周司徒之類故當武王之有疾成王之啓金縢太公咸在也其謂畢公代周公爲太傅者以顧命知之也顧命曰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奭稱太保而畢毛稱公則當時之三公也康王稱畢公爲父師則畢公於三公蓋太師也自陝而東周公主之而康王之誥諸侯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周公之薨畢公代之爲太師可見矣周公之薨畢公既代之爲師則其自太傅而爲太師畢公

代之爲傅亦可以逆推唐孔氏之說意或出此召公爲保畢公爲師意者毛公其太傅歟此正猶左氏傳記載晉國三軍之將佐雖其首尾不備見於傳然以前後參考可以知某人者必某人代之也然則周公之於三公蓋自傳而後爲師召公之爲太保自武王至於康王其職任未嘗移也相成王爲左右者言周召以師保而爲成王左右之相說命曰王置諸其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周召之爲左右相是亦陳善閉邪以輔成人主之德也惟周召既爲左右相故因命以爲二伯分總天下之諸侯王制曰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

老二人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是也公羊曰自陝以東者周公主之自陝以西者召公主之正謂此也公羊此文合於書太保率西方諸侯畢公率東方諸侯之言但其論天子三公既已分陝東西爲其二矣又以一相處乎內以足其數此則不可夫三公者師傅保之謂也天子雖有三公而其分總諸侯者則命其二焉非是分陝者皆不居於京師而惟其一處於內且公羊謂周召既出而分陝則其在人主之左右者果誰乎蓋其不知師傅保之爲三公故其說乖戾至此召公自武王時已居太保之位至於成王即政之後將欲與周公謝事

告老召公之意謂吾二人者輔翼成王使之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以成其德王既聽政故可以歸也而猶以師保爲王左右之相此其所以不悅故周公作此篇言已不得不留輔成王兼留召公共政蘇氏曰周公何以不歸也察成王之德未可以舍而去也周公齊百官以輔王而王之所用悉其私人受教於王者此其德豈能離師友而弗反也哉此說是矣然不獨此也殷之餘民染紂之化草竊姦宄無所不爲至康王之世而其餘風猶未殄雖武庚之變志不克逞而其心猶冀天下之有變以僥倖萬一苟一舉措之失宜則彼將乘間而起

矣此周公所以長慮却顧而以爲不可告歸也史記曰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國踐祚召公疑之作君奭而唐孔氏又謂召公以周公嘗行王政今復在臣位其意不悅漢孫寶亦曰周公上聖召公大賢尚猶有不相悅是皆以召公不知周公之心程伊川二蘇兄弟王氏破之詳矣然諸家之說猶有異同者伊川曰看此一篇是周公留召公之意是也然謂召公初外爲太保與周公並列其心不安故不悅則非也召公與周公爲三公武王之世已然矣豈至是初外哉王氏謂成王非有過人之聰明而出於文武之後人習至治之時爲難繼故召

公於其親政之始有不悅也案此篇之言皆是周公以天命之難諶懼成王之弗克負荷以忝前人之成憲故已雖致政而不敢告歸若王氏之說召公既以成王親政爲憂矣周公當言成王之德可以光大文武之緒乃能解召公之憂不當又以是爲言矣小蘇謂不悅其歸政攷之篇中亦無所見今周公但陳商代之臣皆世德者艾以保乂王家并及虢叔閎天之徒亦皆事周數世既昭文王受有殷命又昭武王咸劉厥敵意謂吾二人者皆周之元老無去之之義所以皆不得不留也唐孔氏曰三公之次先師後保此先言保者篇之所作主

爲召公不悅故先言召公不以官位爲次也夫先言保而後言師此亦如酒誥先圻父而後農父皆其一時之言不可以爲之說也此篇序正與湯誓大誥同所作之故惟見於序而於篇首未嘗及之世皆以序爲出於孔子之手如此等序使其無所傳記孔子生於數百載之下何由逆知其故乎故某以爲必是歷代史官遞相傳授以爲書之總目孔子因而次第之也奭召公名也曰君奭者尊之之稱君陳君牙皆尊之故曰君也尊之爲君正如臺謂之后稷曰后曰君一也周公呼召公之名而告之言殷紂以自絕于天之故故不爲所弔恤而

降喪亡於殷殷既亡而周以世世脩德之故天監代殷莫若周是以我周遂受天命以有天下也先儒讀弔字音的非也周雖受天命代殷以有天下然其歷祚之長短在於不可測度之間故我所不敢知其基業將永信于休乎若其果輔我之誠乎或其終出于不祥乎皆不敢知也不敢知者疑之辭以爲必有不可也以爲必無不可也雖天之吉凶禍福若影響然未嘗有毫釐之差然不可知其所以然之故故周公謂不敢知召公則已嘗曰是在我而已若能祇懼天命不敢荒寧則必將永孚于休永孚于休雖不敢知而其不敢荒寧于上

帝命則可得而知也苟不能長遠念天威之可畏及敎化我民使無尤過違關則必將終出于不祥終出于不祥雖不敢知而其弗念天威及我民則可得而知也蓋永孚于休終出不祥在天而不敢寧于帝命弗念天威及我民則在人在天者不可必在人者可必故繼之以惟人先儒以惟人屬於下文而以罔尤違爲絶句故王氏因之曰前既言在天者今此言在人者故曰惟人也不如蘇氏以惟人爲絶句其意爲勝君已曰時我指召誥所陳之言召誥言敬德則祈天永命不敬德則早墜厥命命之脩短不在天而在人故周公告召公多援

召誥之言而爲之反覆辯明曉人者當如是也後嗣子孫謂成王也惟其吉凶禍福不在天而在人其在成王今苟不能恭嗣天地而遏絶放佚前人光明之德蓋其在於深宮之中安於富貴謂天命可以長享而不知其不易有德則興無德則亡命之不可信如此今既失德則將墜其命弗能經歷久遠以享有天下繼嗣前人而恭奉其明德也我之所以不去蓋爲是也在今我小子之留輔成王非能自以爲有所正以格君心之非也但欲蹈行前人光明之德以施于成王幼沖之人則可以弼成王德以永享天命矣周公又以謂天命不可信

我之道王惟以寧王之德施之則可以延長使天不用舍文王所受之命以命他人也蓋天雖以文王之有德故命之作周苟嗣王之失德則天將釋之其不可信如此則我之不去惟欲以延周家之命而已夫留輔成王以延周家之命使之享卜年卜世之永此大節也功成名遂奉身而退此小廉也召公之欲告歸蓋欲盡爲臣之義周公之所慮者遠故不以小廉而妨大節此篇之所爲作也

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

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故
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
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惟茲惟德
稱用乂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咸今汝
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公曰君奭在昔上
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惟文王尚克
脩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
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
王蔑德降于國人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
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武王惟

茲四人尚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惟
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

中才之主可與爲善亦可與爲惡輔之得其人則
至於堯舜不難也輔之非其人則至於桀紂不難
也周成王中才之主也當幼沖之年即天子之位
管蔡流言而王有疑周公之心及其感風雷之變
然後遇災而懼深知周公之忠豈非可與爲善亦
可與爲惡乎故雖周召爲之輔翼或推或輓使之
所言者正言所行者正行無有奇衰之習其德既
成則可以保盈成之業而永享天命然周公之齊
百工以輔王而王之所用悉其私人受教於王者

乙此而積之則朋黨之禍將不可得而遏故惟已聽政以剸裁萬幾之務苟非周召在其左右將順其美而正抹其惡則其舉措之間或有以召天下之禍不可以天命眷我周家爲甚固而可以長保也故周公歷言天命之不可信恐成王之弗克負荷將欲輔成王德以延周家之命則吾二人不可以一日而去朝廷也是以又言商代之臣與夫我周文武之朝其臣皆與國同其休戚黃髮耆艾無有厭斁以明吾二人之當留也保衡即伊尹也於成湯則言伊尹於太甲則言保衡者陳少南曰在成湯則言伊尹而不言保衡至太甲書則曰嗣王

不惠于阿衡是阿衡始見於太甲之時矣此說是也鄭康成謂伊尹在湯曰阿衡至太甲改曰保衡非也故唐孔氏破之以爲太甲云嗣王不惠于阿衡則太甲亦曰阿衡也保衡阿衡一也太甲即位始以是而尊伊尹焉伊陟伊尹之子也逸篇序曰伊陟相太戊是也臣扈臣名也蘇氏曰湯既克夏欲遷夏社作臣扈之篇湯享國十三年又七年而太甲立太甲享國三十三年又更四帝乃至太戊而臣扈猶在豈非壽百餘歲哉而陳少南謂湯十三年太甲三十三年小甲十七年雍已十二年沃丁二十九年太庚二十五年小甲十七年雍已十二年沃丁二十九年太庚二十五年然後太戊立自湯勝

夏以至太戊立凡一百有三十年矣臣扈在湯勝夏之初年已不知其年若干閱一百有三十又相太戊若干年而能格于上帝乎是必有二臣而名同者也此二說不同而唐孔氏已有此兩說曰湯初已有臣扈已爲大臣不得至今仍在與伊尹之子同時立功豈二人名同故兩字一誤也案春秋范武子光輔五君或臣扈事湯而又事太戊案章子乎編年通載所記商家太甲以後數君在位之年正與陳少南同而司馬遷史記殷本紀其君在位所歷之年未嘗載也蓋世代遼遠不可得而見則臣扈之或爲一人或爲二人但其世以是爲稱

亦不可知如詩有家父刺幽王而春秋桓公八年又書天王使家父來聘莊元年有單伯而文十四年又書單伯如齊左氏傳桓三年晉有梁弘此皆歷年之多其爲一人爲二人不可得而知惟宣十二年楚有屈蕩而襄二十五年傳曰屈建爲令尹屈蕩爲莫敖宣十二年之屈蕩正屈建之祖父而此屈蕩與建並列故可以知其爲二人也巫咸即逸篇序曰伊陟贊于巫咸是也祖乙者河亶甲之子太戊之孫史記曰祖乙立殷復興所謂圮于耿者巫賢先儒以爲巫咸之

子此言在昔成湯既受天之命伐夏以有九有之師時則有伊尹之臣爲之佐而格于皇天說命曰昔先正保衡佑我烈祖格于皇天正此是也至太甲之立則伊尹尚爲之佐唐孔氏曰伊尹之下言格于皇天保衡之下不言格于皇天從可知也是也太戊之立則有伊陟臣扈爲之佐亦格于上帝唐孔氏曰皇天之與上帝俱是天也變其文耳蓋天即帝也帝即天也豈有二哉夫天之蒼蒼在上不可得而名言但自其形體而言則謂之天自其主宰而言則謂之帝書之言天而又言帝者是錯綜其文不欲重言之耳既於伊尹曰格于皇天不

可又於伊陟臣扈曰格于皇天故變之言帝也王氏多以天爲道帝爲德謂道至矣則格于皇天德至矣則格于上帝而說者又於伊尹一人之身而分道與德其鑿甚矣巫咸爲太戊之佐則能治王家祖乙之時則有巫賢武丁之時則有甘盤皆其世臣也唐孔氏曰巫咸巫賢甘盤蓋功劣於彼三人故無格天之言是也陳先儒以爲陳列不若蘇氏以爲久言此商家之臣率皆惟此輔佐之久以治安有殷故有殷之君以禮終而配天享國久長多歷年所也登遐曰陟所謂惟新陟王是也禮陟猶言得正而斃也惟周公既留召公共政故至

成王寢疾被冕服憑玉几以命羣臣屬纊之際其言不昧此非以禮陟乎惟此六臣輔政之久故天惟純一佑命于有殷純者言其命不貳也則商家之百官族姓及王人之微者實皆秉德以明恤國家之事至於小臣之在藩屏侯甸者皆得其人況夫奔走執事之人皆得其人可知惟此以德舉而用保乂其君蓋大臣者小臣之倡率也大臣輔政之久以保乂有殷故此諸臣無小無大無內無外皆能乂厥辟以此之故故其一人有事于四方則莫不信之若卜筮焉其應之如響也蓋久則天天則神故不言而信不怒而威此所以若卜筮罔不

是孚此治道之大成也平格指上六臣也言其平治天下以格于天也上惟言伊尹陟臣扈格天此言平格蓋舉此三人則後三人亦在其中矣言天壽此平格之臣使保乂有殷天壽平格猶所謂懋遺一老也有殷之嗣王紂無平格之臣故天滅之其威可畏今汝召公能長念此以留輔成王則天命堅固而不二其有以治明我新造之邦也武王即位天下未集而崩成王之立方及七年故曰新造邦也召公自周家肇造之初已爲太保及其輔翼成王分陝而治始終凡數十年以至受顧命相康王率西方諸侯以朝升降拜揖訓告丁寧蓋猶

康強而未艾也方是時當百餘歲矣而其精力若此正所謂天壽平格乃周公告召公以永念之效也割先儒以爲割斷其義其說不明白王氏以爲降割于殷蓋由於以寧王爲文王故以爲降割于殷寧王武王也某於大誥已言之矣蘇氏曰天降割喪文王申勸武王之德而集大命當從此說割與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之割同言天既以文王之德而命之作周文王既死復命武王故曰申也勸武王之德猶所謂天誘其衷也惟文王之能脩治和協此中夏則以有虢叔閎天散宜生太顛南宮适五人爲之佐也此五人蓋文王疏附先後奔

走禦侮之臣故又曰文王若無此五人往來以導達文王有常之教則無有德下及於國人蓋德雖本於文王而其博施於民則以五臣之力也此五人之在文王亦如商之伊尹之純佑亦如商之秉德又導達之使知天威之可畏乃惟是五人昭顯文王之德導達之而使顯見覆冒于天下既顯見覆冒于天下則民必誦而歌舞之天聽自我民聽故聞于上遂代殷以受天命也在武王之世則五人者其一死矣故惟此四人猶及於武王之世故曰尚迪有祿死者曰不祿此四先死不若康成以爲不知誰死爲得闕疑之義虢叔

叔者王季之子也文王之弟左氏曰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此四人後與武王大奉天威盡誅其敵謂伐紂也此四人昭武王之德亦如文王之迪見冒聞天下大盡稱頌武王之德也於商曰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乂厥辟故於文王但曰亦惟純佑秉德於文王曰迪見冒聞于上帝故於武王但曰惟冒正猶舜之巡狩於南曰如岱禮於西曰如初於北曰如西禮則自世尊望而下皆行之也禹之攝政言率百官若帝之初則自在璿璣玉衡以下皆舉之也此史家敘事必要之體春秋

有前目後凡之例亦以此也文武之時其佐命元功多矣獨舉虢叔以下五人餘皆不及豈此五人逮事王季而遂及文武之時耶伊尹之事成湯自爲諸侯以至有天下湯崩又事太甲伊陟乃伊尹之子臣扈非湯之舊臣則亦殷家之世臣巫咸巫賢又世爲大臣甘盤小乙之舊臣以遺武丁者虢叔以下必其逮事王季以及文武之時此皆世臣舊德與國同休戚者艾黃髮無有厭斁者也孟子曰所謂故國者有世臣之謂也有世臣則其爲社稷之鎮其效可勝言哉惟其所言者皆世臣舊德故武丁之世不及傅說文武之世不及太公也周

公之所以留召公共政者蓋以吾二人之在朝廷
正如六臣之在殷五臣之在文武也又豈可以舍
之而去乎
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小子同
未在位誕無我責收罔勗不及耇造德不降我則鳴
烏不聞矧曰其有能格公曰鳴呼君肆其監于茲我
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
迷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勗
偶王在亶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公曰
君告汝朕允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肆
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

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哉其汝
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嗚呼篤棐時二
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
海隅出日罔不率俾公曰君予不惠若茲多誥予惟
用閔于天越民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
厥初惟其終祇若茲往敬用治
周公既言商家之六臣我周文武之五臣皆輔政
數世與國同其休戚商以六臣之故曆數有永緜
延不絕內外之臣莫非忠良而其發政施教于天
下無不信服而感化周以五臣之故仁恩惠澤浸
潤於民必自百里而興遂膺天命以撫方夏天下

莫不稱頌其德而不忘世臣舊德之有益於國也如此故我二人不可以不留留則爲社稷之利不留則爲社稷之憂雖功成名遂奉身而去其爲一身進退之節固當明白然國家安危長短之原實自此而分尤所當念自此而下皆周公言其當留之義也游者涉水也詩曰就其淺矣泳之游之莊子曰善游者數能又曰見一丈夫游之皆涉水也大川固難於游泳之也必求其所以濟游而不濟未有不沒者也故周公言在今我小子當王家艱難之業負重責大若游於大川之中自今以往我當同汝召公左右輔翼以濟成王使免於難同於

成王未即政之時則可以免於大責也未在位指成王未即位之前成王之未即政周公共政以爾予一人使無失德今既即政而召公欲告歸故周公留之而欲其同來在位也罔勗不及蓋恐成王恃其盈成之業驕怠懈弛不能自勉而於治道有所不及是以欲收之孟子曰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收者教之誨之防閑其心而不使至於放也耇造德言老成而有德也鳴鳥謂鳳也禮運曰麟鳳龜龍謂之四靈說文曰鳳神鳥也天老曰鳳之象也鴻前麐後蛇頭魚尾鸛顙鴛腮龍文龜

背燕頷雞喙五色備舉出於東方君子之國翱翔
四海之外過崑崙飲砥柱濯羽弱水暮宿丹穴見
則天下大寧安揚子亦曰君子在治若鳳在亂若
鳳治則見亂則隱鳳在治世之祥也不聞鳳之鳴
則非治世矣孔子曰鳳鳥不至吾已矣夫孔子之
意謂天下有道聖人在上則鳳鳥至河圖出以表
國家之禎祥傷己不逢太平之時故有此言也以
孔子之言觀之則公謂我則鳴鳥不聞亦是託此
以言我之不能致太平也蘇氏曰周家以鷺鷥鳴
於岐山爲文王受命之符我與汝奭皆文王舊臣
同聞鳴鳥者也天如不欲我終王業則當時必不

使我與汝同聞鳴鳥其說爲曲不可從也言我之
所以留輔成王者蓋將收成王不勉不及之心而
防閑之以終其德汝奭乃老成有德之人苟不降
意留輔天子我則將不能致太平而聞鳥之鳴況
能如伊尹陟臣扈之格于皇天上帝乎必不能也
召公其可以不留哉周公又嗟歎呼召公而告之
曰君今其當監視於此其所以當監觀於此者蓋
我周受天命卜世三十卜年八百子子孫孫方興
而未艾其休固爲無窮然而有德則祈天永命不
德則早墜厥命其保守之艱亦不爲小不可以休
之無窮爲足恃也我所以告君以留者乃謀所以

寬我之憂蓋周公之憂惟恐其成王之弗克負荷
今既在王左右朝夕納誨以輔其德則可以解周
公之憂惟有以解周公之憂則不致成王之迷而
失道矣後人指成王也下言前人謂武王則後人
之爲成王必矣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此亦
指召誥所陳之言也敷乃心正盤庚所謂今予其
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是也蘇氏謂周
公與召公同受武王顧命輔成王故周公曰前人
敷其腹心以命汝位三公以爲民極此說勝於諸
家當從之曰昔武王命二公之言也言汝之明勉
以配王在於誠信以乘此天之大命惟念文王之

德以輔其君則可以大承其無窮之憂君臣相與
儆戒以保天命也意謂武王之所以命吾二人者
如此則我家無窮之憂正吾二人所當任其責其
可以舍而去乎偶配也臣者君之配猶陰者陽之
配也乘大命者王氏曰乘者以乘車而喻爲彼所
載而行是也詩曰其車既載不輸爾載蓋亦以乘
車喻治天下乘天之大命者得其道則永保天命
不得其道則天命中絕正猶乘車者有輸爾載不
輸爾載之殊故惟在於誠而已周公又言我之告
汝者皆我之誠心汝當克敬以留輔成王以我鑒
視于殷惟其以王荒怠自恣謂天命可以長保而

不之懼故喪亡而至於大否否者閉而亂也大往而小來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大否則其亂甚矣天之於商其眷佑之心亦如我周然其喪大否如此故我念天威之不可不畏其不去者惟欲延周家之命而已我不誠惟若是告汝也我惟曰王業之成在我二人而已汝其有以合於我以留輔成王也襄成也左傳曰雨不克襄事杜元凱曰成也汝召公之言曰王業之成是故在我二人然天方佑我周家休祥益至我二人若以寵利居成功則深恐其不勝禍自此萌矣召公之所以不悅而求去者正慮此也漢疏廣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

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今仕宦至二千石功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此正召公弗戡之意周公謂汝之所以求去者恐其妨賢者路也但能敬德明揚天下賢俊之人而進之他日讓此俊人于冒大之時何爲不可而必於今自告歸哉又嗟歎而言我二人厚輔於君故能至今日之休我二人若皆成文王之功業而不怠以終之則其休益爲無窮其德覆冒之廣至於海隅出日之地當無不爲我之役使也爾雅曰距齊州以南戴日以爲丹穴北戴斗極爲空桐東至日所出爲太平西至日所入爲太蒙海隅出日言其甚遠也蘇氏曰惠猶言

願也我豈願若此多詰於此哉蓋有不得已已我
惟哀閔夫天命之不永及民之不得其所也蓋使
成王逸豫之心一萌於中則上無以奉天下無以
撫民天命將自此而斷棄而民有受其禍者此周
公之所閔也蓋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則召公
之憂而予用閔于天越民則周公之憂召公之憂
者一時之計周公之憂者天下社稷之計故召公
雖以爲當去而周公以爲大義當留也周公又言
汝君奭亦知乎凡民之德無不能有其初鮮克有
終而已欲其有終則汝當致敬如此所言自今以
往惟敬以治天下則終始如一矣傳曰行百里者

半九十言末路之難也成王未即政之前周召宅
三公之官以爲王之輔佐啓沃訓迪固已納王於
善矣是其初非不謹也苟以王既聽政遽舍而去
如王之舉措失宜以忝文武之基緒則前功盡廢
雖王之罪亦吾二人不能終輔成王之過也嘗觀
唐之君多有始而無終高宗用長孫無忌褚遂良
則治用許敬宗李義府則亂明皇用姚宋則治用
李林甫楊國忠則亂德宗用崔祐甫則治用盧杞
則亂憲宗用杜黃裳裴度則治用皇甫鎛程异則
亂蓋此數君者中才之主可與爲善亦可與爲惡
故一人之身而治亂之勢前後相反使成王之初

雖能致至治以繼文武之業苟不克終則亦何足道哉故周公之留召公也惟欲謹終如始而已王氏曰此誥或曰君奭或曰保奭或曰君者主王而言則曰君奭主公事而言則曰保奭也王氏喜爲鑿說一至於此信如此言則康誥之篇或曰朕其弟小子封或曰小子封或曰汝封或曰汝亦皆有說也曰封或曰小子封或曰汝封或曰汝亦皆有說也無逸君奭皆周公所作方其爲成王言則謂商周之治無不在其君之憂勤及其爲召公言則謂商周之治無不在其臣之輔相言各有所當也大抵正主御邪臣不可以致治正臣事邪主亦不可以致治惟有是君臣君臣之誼則其治如響觀舜皐陶之賡歌可見矣

周書

蔡仲之命

蔡叔既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蔡仲之命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爲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即乃封敬哉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邁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皇天無親惟德

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爲善不同同歸于治爲惡不同同歸于亂爾其戒哉愼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一人汝嘉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

當成王即位之初周公攝政蔡叔與管叔流言於國以毀周公遂挾武庚以叛周公東征而罪人斯得蔡叔則遷之遠方而囚之雖免於死而終身不赦及其沒也王乃以周公言其子蔡仲有賢德之故因其父之故邦而封之使踐諸侯之位遂作冊書以命之此篇之所爲作也明堂位曰踐天子之位注云踐猶履也正與此踐諸侯位之踐同踐位猶春秋之言即位也書序本自爲一篇如司馬遷之史記班固之漢書每篇皆撮其大者敘以數句亦自爲一篇不以冠於諸篇之首及孔安國以其序所以爲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如君奭之篇首初不言其所以作之之意則引序而冠之使後人便於稽考可也如此篇其發首自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以下其載所以爲作者之意可謂至詳矣而序復曰蔡叔既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則無乃贅乎以是知孔氏之

冠序於篇首蓋有得有失也史記曰武王同母兄弟十人長曰伯邑考次曰武王發次曰管叔鮮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霍叔處武王克殷封功臣昆弟於是封叔鮮於管叔度於蔡二人相紂子武庚祿父治殷餘民封叔處於霍又曰武王以殷餘民封紂子武庚爲武庚未集恐其有賊心乃令其弟管叔蔡叔傅相武庚以和其民是皆以監殷者惟管蔡而已然大誥之序即有三監之言而此篇載周公之於管叔蔡叔霍叔以其罪之輕重而刑罰之有等差則知當時傅相武庚霍叔亦與焉史記失其傳耳當武王之即世成王在亮陰之

中周公位居冢宰之官以正百官百官總已以聽焉三叔乃流言於國謂周公將以成王之幼沖奪其位而自有之遂挾武庚以叛其實蓄不軌之心而以是藉口也周公乃率兵以親討管叔則致法而殺之於殷之故都蔡叔則遷而囚繫之於郭鄰之地惟與之從車七乘霍叔則黜之爲民三年之內不得與諸侯齒列既三年則復其舊封夫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古之人皆然周公之位冢宰正百工而羣叔乃流言者蓋成王幼沖而周公以聖德而爲之輔自殷家兄死弟及之禮而言則周公宜繼武王爲天子今既攝天子之政殷人

不能無疑於公故三叔易以其言扇動之以唱亂也管叔於兄弟之次周公之兄也管叔監殷於外而周公攝政於内豈能無不平之心哉故流言以叛而殷人莫不響應蓋以武庚常有興復之志而管叔與之同惡相濟也以是知管叔爲首而蔡叔霍叔和之霍叔之罪又輕於蔡叔惟管叔之罪爲大故殺之而絶其後無茅土之封蔡叔之罪比管叔爲小故廢之終身而既没之後以其子嗣封霍叔之罪比蔡叔又爲小故廢之三年而已由是觀之則周公之誅管叔豈得已哉使其罪猶有可生之路必不致辟也此言致辟則知金縢所謂我之

弗辟其訓法明甚益知鄭康成以爲遷非也因唐孔氏謂制其出入不得輒行是也如漢遷淮南王長于蜀唐遷廬陵王于房州皆是制其出入與蔡叔同故謂之囚也郭璞先儒以爲中國之外地名蘇氏則曰郭虢也五家爲鄰左氏傳曰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既有徒七十人不得但云五家也當且從先儒之說書以爲車七乘而史記乃以爲十乘亦非也不齒與王制終身不齒同時言三年不齒則是三年之外又湔拭其罪而封之也必矣蔡叔雖囚而其子蔡仲能常敬其德周公則以爲己之卿士叔既卒方薦之

於王而命之建國於蔡以封爲諸侯也卿士周公之臣周禮曰乃施則于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注云長謂公卿王大夫王子弟食采邑者兩謂兩卿蔡仲之爲周公卿士蓋采邑之卿也若左氏傳曰萇弘事劉文公注曰爲之屬大夫正所謂卿士也史記乃以爲周公以爲魯卿士魯國治唐孔氏已辨之矣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子聞之曰可以爲文矣文子不以其家臣而與之並列故孔子稱其文今周公亦以己之卿士而薦之爲諸侯蓋周公之賞罰未嘗容心於其間蔡叔之罪不可赦也則遷之於遠不以其弟之故而私

之蔡仲之賢不可棄也則薦之於王不以其蔡叔之故而惡之此其所以爲周公也蘇氏曰蔡叔未卒仲無君國之禮蒯聵在而輒立衛是以亂孔子將爲政於衛必以正名爲先而周公封蔡仲必在叔卒之後也此說甚當蓋仲之封也襲其父之舊而其國號曰蔡則是以叔爲始封之君豈可以叔尚無恙而侯之哉然蘇氏謂仲爲卿士無因父用子之禮蓋釋之矣此則不可得而見蓋經只言因郭鄰無釋之之言未敢以爲然也胡者仲之名也仲其字也其曰蔡仲正猶春秋之稱蔡叔蔡季也成王言惟爾胡循祖之德改父之行以克謹其道

其克慎於所行者如此則可以君國故我爲冊書命爾爲東土之諸侯爾就所封之國當敬之也漢孔氏謂叔之所封圻内之蔡仲之所封淮汝之間圻内之蔡名已滅故取其名以名新國意謂東上者淮汝之間在王室之東故也案史記注引世本云蔡叔居上蔡宋忠云胡徙居新蔡平侯徙下蔡然漢地理志汝南上蔡縣注云故蔡國周武王叔度所封度放成王封其子胡十八世徙新蔡新蔡縣注云平侯自蔡徙此後二世徙下蔡杜元凱左傳注與夫陸氏纂例其說正與地理志合平侯徙下蔡即春秋哀二年蔡遷于州來是也獨漢孔氏

以爲叔度封於圻内之蔡宋忠以爲蔡仲居新蔡世代遼遠是非不可得而知以蔡叔爲封於圻内而出監殷亦可以爲封於淮汝之間而又監殷亦可乃周公封魯而入爲太師之比管叔之國說者云平陽永安縣東北霍太山則以蔡叔爲封於淮汝之間則此二者之比也周公雖封魯而圻内以周地爲采邑說者云扶風雍縣東北周地召公雖封燕而圻内以召地爲采邑說者云扶風雍縣東南召亭則以蔡叔爲封於圻内說者云京兆鄭縣其後遷於濟洛始封亦在圻内之蔡則此二者之比也鄭之

河潁之間說者云河南新鄭則是取圻内之地以名新國此亦漢孔氏所言蔡國之比蓋不知此數者孰爲是也夫蔡叔所以流言以叛而取拘囚之禍者惟其不忠不孝而已蓋忠孝一道也臣子一心也未有忠而不孝者亦未有孝而不忠者也諸侯以富貴不離其身保其社稷以保其人民爲孝蔡叔以成王之叔父周公之介弟身爲諸侯而自取罪戾因於遠方非孝也然挾殷之餘孽以間王室豈得爲忠乎是忠孝兩失之矣蔡仲欲掩蓋其愆尤則惟在於此二者也使蔡仲能盡忠孝之道則天下將稱之曰蔡叔幸哉有子如此則豈不能

蓋前人之愆哉爾乃遹迹自身王氏曰蔡叔違王命無所因故曰自身也是也惟蔡叔既以違王命而廢則汝之行善迹當自汝身而始汝能克勤無怠以勉強於道則可以垂法於汝之後世則汝當率循文王之常訓奉以周旋不敢失墜不可以若爾父之違廢王命以間王室當是爲深戒也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蔡仲既以文王爲祖則其舜訓不可不從以蔡叔爲父則其違王命不可不改其則亦豈遠哉上既稱其能率祖之德改父之行則此二者蔡仲蓋優爲之矣而又以此告之者蓋丁寧訓告至于再三所以堅其爲善之意也上

天之予奪雖無私親然有德則輔之無德則斷棄
其命也民之從違雖無常心然有惠則懷之無惠
則適彼樂國也夫諸侯之廢置雖自於天子之權
然其封之也非天子之私恩也蓋以天與之人與
之故不得不封也其廢之也非天子之私怒也蓋
以天棄之人棄之故不得不廢也成王之意謂爾
之所以侯于東土者蓋其德足以感天惠足以得
民故我因而命之苟汝一旦自絶於天結怨於民
則我豈能私於汝哉汝無以富貴爲可長保而不
戒也爲善不同同歸于治爲惡不同同歸于亂李
博士曰治以善而致善雖不一苟在所可欲焉皆

足以致治苟同歸于治無一善之不可爲
也亂以惡而致惡雖不一苟在所可惡焉皆足以
致亂何必同哉此戒仲以無一惡之不可去也此
說盡之矣汝不可以不戒汝既率德改行克謹厥
獻是能謹其初矣汝無以既列爲諸侯志願已畢
爲可以無事於謹也又當思其始終始如是終又
如是始終如一則其德日以新豈至於困哉苟
不能思其終則其德止於是非徒不足以日新又
將與其故者而惡之此其所以困窮則汝當以爲
戒也汝欲謹其終則亦盡其諸侯之職而已勉汝
之功績戰戰兢兢以長保其富貴壤地相接而爲

四鄰之國則與之結好而和睦王室則爲之蕃翰
以敵王所愾爲職兄弟同姓之邦則尤爲之和協
而無鬩于牆之釁林然在下之小民則思所以康
濟之使得其所凡此皆思其終之道也率自中無
作聰明亂舊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
一人汝嘉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
此則以流言爲深戒也率自中與率性之謂道之
率同耳之德爲聰而聰則用之以聽目之德爲明
而明則用之以視是聰明在己而視聽用以應物
也故當循其所謂大本之中順性命之理而行之
則其聰明出於自然而無有私意小智撓乎其間

豈至於變亂舊章哉苟任一己之聰明不能行其
所無事則其亂變前世之舊也必矣又當審所視
聽以察邪正是非苟視聽不審則利口巧言得以
惑之遂將溺於偏側之言信之以爲當然以其改
其常度而無所恤也不以己之聰明而亂舊章則
其處已也審不以人之側言而改厥度則其應物
也明而所以處己者必自於率中所以應物者必
自於詳乃視聽使蔡叔能以率中而處已詳乃視
聽而應物則豈肯以管叔之言爲然而與之相挺
爲亂以流言於國哉汝能以此爲戒則我一人喜
之矣又戒之曰汝之往就封也當以我之命日夜

服膺而不失不可廢棄也昔晉王儀爲文帝所斬其子袁痛父非命未嘗西向而坐示不臣朝廷也蔡叔爲周公所囚而蔡仲乃爲周公之卿士豈蔡仲忘其父之禍而不顧哉蓋文帝之殺王儀以私忿也故其子可以不臣朝廷周公之囚蔡叔以公義也蔡仲豈得以爲怨哉使周公有恨於蔡叔必不錄用其子矣惟囚其父封其子其公如此則蔡仲者當率德改行以蓋前人之愆不得以爲怨也昔諸葛孔明廢廖立李平及孔明卒立流涕平致死以孔明猶能行法而人不怨況周公乎使以蔡仲爲不當臣於周公則禹亦不當臣於舜也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惟其公也　獨於周公而疑之哉然周公之於蔡仲諄諄告戒欲其無若爾考之違王命舜不以鯀之方命圮族而戒禹者禹大聖人無所竢於告戒故耳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

三山陳齋林先生尚書全解卷第三十三

後學　成德　校訂

二山拙齋林先生尚書全解卷第三十五

三山拙齋林 之奇 少穎 周書

立政

周公作立政立政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繩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若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

即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
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嗚呼其在受德暨惟羞刑
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
帝欽罰之乃俾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
周公作無逸立政其意一也蓋當成王之即政而
天下既已太平垂衣拱手不動聲色而遂享此治
安之效周公懼其驕怠之心易生也故作無逸以
戒之又懼其姦佞之臣易以乘間而進也故作立
政以戒之無逸之篇蓋言夫脩德之不可以逸也
立政之篇蓋言任用之不可以非其人也夫當天
下之治安上恬下嬉海宇無事雖逸固不可以縱

然常人之情往往以為一日之逸未遽亂也雖佚
固不可以用然常人之情往往以為一人之佚未
遽危也而周公則曰不然無逸之篇言無皇曰今
日躭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蓋
謂雖一日之逸而萬世之禍所自萌此篇言左右
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休茲知恤鮮哉繼自今
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
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蓋
謂雖一人之佚而羣邪之黨所自基皆所以遏其
源而塞其端使成王戰戰兢兢之心不可以須臾
弛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則周之初可謂多

士矣周公之作君奭自成湯之于武丁稱其臣之賢者不過一二人耳至於文王則有若虢叔閎天太顛散宜生南宮适而武王以其四人誕受天命以有天下然太公周公召公畢公之徒猶不與焉孔子稱周有八士而太顛閎夭猶不與焉足見其賢才之多矣及成王之繼統周公爲師召公爲保二公在王之左右而爲賢才之主於內則天下之賢莫不因之以進想夫朝廷之上小大前後莫匪正人端士也而此篇猶以用人爲戒者蓋成王中才之主雖周公攝政選用賢能以遺之爲之羽翼然其旣聽政以躬攬萬機之務則一進一退而邪

正兩途自此而分此周公所以諄諄以用人爲戒也在易陰陽之運未嘗不相爲消長盈虛五陰一陽爲復陽在下也自復漸進而爲夬則陽多而陰少陰聽於陽故也自夬又進而爲乾則無復有陰乾雖無陰而姤之一陰生矣五陽一陰爲姤陰在下也自姤漸進而爲剝則陰多而陽少陽聽於陰故也自剝又進而爲坤則無復有陽坤雖無陽而復之一陽生矣君子小人之進退亦然當成王之世君子彙征無復有一小人間於其間此正乾之無陰也周公懼夫小人以巧言令色乘其驕怠之心以肆其惑則乾將變而爲姤故以是而戒成王

也泰之爲卦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之卦也而其上六卦之終則以城復于隍爲戒正周公之意也先儒曰周公既致政成王恐其怠忽故以君臣立政爲戒又曰言用臣當其立政故以名篇意謂立政必藉於得人故此篇之義以用人爲主而以立政命篇之名薛博士林子和之言皆然夫得人而後可以立政誠有此理而謂史官之名篇其本意在於此則不可蓋五十八篇之命名不可以皆有其義也余嘗屢辨之矣先儒以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爲周公告王之言咸戒于王爲周公盡以告王王氏之言亦然其說於經意無相聯屬不如蘇氏曰周公率羣臣進戒于王贊之曰羣臣皆再拜稽首告天子今王矣不可以幼沖自待而陳少南之說尤爲詳明曰周公若曰而下帥羣臣之辭也用咸戒于王曰而下羣臣進戒之辭也周公曰而下周公因羣臣進戒而歎之也此說蓋本於王肅荀子曰治國有道人主有職人主者以官人爲能者也匹夫者以自能爲能者也夫有天下必自爲之而後可則勞苦眊悴莫甚焉爲自爲之者役夫之道也論德使能而官施之者聖王之道也蓋王天下者無他職業惟用人而已故周公帥羣臣而贊之使皆拜手稽首以致敬盡禮於其王謂王之嗣

世而爲天子今既王矣非如前日之幼沖而周公攝之也周公攝政則王天下之職業其責在於周公成王即政則王天下之職業其責在於成王可謂任重負艱矣羣臣當有以戒之也羣臣因周公之言而皆進戒於王則謂王之左右大而常伯常任準人小而綴衣虎賁皆不可以非其人羣臣知夫王天下者之職業惟在於此故也常伯常任準人說者不同先儒謂伯訓長常所長事三公也常任者常所委任六卿也準人平法之人獄官也王氏則謂常伯庶官之長在位者也常任任事之臣在職者也準人非伯所任而吾取以爲準者也薛

博士因王氏之言則以爲常伯三公三孤之類常任六卿之類準人師氏保氏之類林子和又以爲常伯冢宰之類常任六卿之屬準人三公三孤之職其說皆不如蘇氏蘇氏曰牧民之長曰常伯任事之公卿曰常任守法之有司曰準人蓋下文所謂宅乃事即此常任也宅乃牧即此常伯也宅乃準即此準人也此以爲伯而下文以爲牧則以伯爲牧民之長宜矣王氏以伯爲庶官之長而下文之牧則以爲庶官之率以牧訓率無是理也先儒雖以牧爲牧民九州之伯然其意不以此三者合於下文之三者又非也故知蘇說爲勝伯既牧民

之長而曰左右者蓋周官之設官有三公有九卿有牧伯顧命曰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此雖六卿而無非牧民之長蓋以牧伯而兼公卿故也此所以在王左右者惟牧民之長任事之公卿以至凡守法之有司無不得其人則朝廷之上皆正人矣然宮禁之內侍衛之臣亦不可以非其人也故曰綴衣虎賁綴衣掌衣服者虎賁即周官虎賁氏也夫常伯常任準人所以與天子圖回萬機者固不可以不得人然其朝見也有時至於綴衣虎賁朝夕與王處焉苟非其人則王德以之而蠱雖外得其人何補焉如齊威王時即墨之大夫

賢而左右日毀之阿之大夫不肖而左右日譽之蓋襄近者非其人則毀譽亂真矣唐明皇嘗引鑑不樂左右曰自韓休入朝陛下無一日歡何自戚戚不逐去之以韓休之峭直而左右欲逐去之則襄近者可不謹所擇哉伊尹曰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文武之時小大之臣咸懷忠良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伊尹所謂左右文武侍御僕從即此綴衣虎賁之類也觀幽王之時卿士司徒師氏內史既非其人而膳夫亦非其人此其所以亂亡則人主不可不留意此羣臣咸戒之意也休陳少南以爲休美之時是也周公因羣臣進戒遂嗟歎

而言曰當此盈成之世休美之時而惟此常伯以下知憂之者鮮矣周公之言此者其意正與無逸同恐其恃治安而忽之也知人則哲皐陶以爲惟帝其難之常伯以下周公以爲知恤鮮哉乃知人主之職事其所謂難者莫難於此也惟其難如此遂以禹湯之所以得桀紂之所以失而發明之也古之人所謂有道之君惟夏禹者其王室之所以大強者乃在於求賢俊以尊事上帝而已天下有至強之勢不在於山川之險不在於甲兵之銳不在於人民之衆惟在於賢才之多而已能求賢才而用之則其勢無敵矣豈不大競乎室王室也有

室猶言有天下也先儒以爲卿大夫室家迂矣籲呼也故籲俊有求賢之意孟子曰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以仁奉天天心其享之矣故禹之尊上帝湯之丕釐上帝之耿命文武之敬事上帝皆本於得人也九德之行皐陶所言九德寬而栗至強而義是也有九德之行者乃可以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故也惟禹以籲俊爲心故其臣亦以薦揚爲務迪知其人致誠于九德之行者乃敢以告敎其君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則其敎告之言也蓋知人之道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然後其賢否不能逃忱恂于

九德之行誠心安於此而非僞也故必迪知其有是而後敢告教其君苟不察其躬行者爲何如而惟其以言語文采遂以爲有此九德之行則聲音笑貌可以爲之矣迪知者驗之於實迹而知之也其告教其君也則拜手稽首以致敬盡禮言今既爲君矣不可不謹也惟其宅任事之公卿宅牧民之長宅守法之有司皆得其人則實惟爲君之道矣宅謂居其位也周公率羣臣進戒而贊之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此正夏之臣所以告教其君之遺意也面用猶所謂見賢焉而後用之也其臣既以是告教矣故禹則謀見用其臣之大順于

德者則可以居此三宅之位而稱其任也惟其臣必迪知之而後告教其君君必面用而後宅人上下不苟如此則小人安得以乘其間而進哉此篇之言三宅三俊者先儒以三宅爲五宅三居之宅以三俊爲正直剛柔之三德王氏則以爲三宅謂有常伯常任準人之位三俊有常俶常任準人之才王氏所分不甚明白書既有五流五宅三居則以三宅爲去罪人先儒之說爲勝然以正直剛柔爲三俊則非也三者事也牧也準也此三者皆以俊才宅之故曰三俊蘇氏雖從先儒以三宅爲三居又曰事也牧也準也爲三宅所以宅三俊是又

以此三宅三俊分爲二也其言曰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是九德爲三俊也皐陶之九德則箕子三德之詳者也并三爲一則九德爲三俊明矣此又蹈先儒之失蓋三宅當從先儒而三俊當從王氏王氏既以三宅爲常伯常任準人之位則茲三宅無義民說不行故以此句下屬於桀紂此說又曲既宅此三俊矣則夫民之不義而蹈于罪者不可不去之也故以三宅而宅五流焉蓋稂莠不去而禾不滋故也三宅却當從王氏之說有遠者有近者有遠近之中者非謂四裔九州之外中國之外也至桀之德則不能爲往日大禹所以任人之道

故其安任者惟暴虐不仁之人此其所以絶而無後也桀既以任非其人而自絶于天及成湯之德升聞于天大治上帝之明命以集于厥躬蓋亦如禹之所以算上帝惟能舉賢才以用之而已是以代桀而有天下大治者帝命之明湯有以自取之故謂湯之大治也湯之受天命乃以用三宅之法也以去無義之民能使各就其居處當其罪故克宅其有俊德可以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者因而任之能使各就其俊德任當其才故亦見即也蘇氏曰殷先去凶而後用賢夏先用賢而後去凶各從當時之宜要之二者相資而成也是也唐孔氏

曰夏先言得賢見其須賢之切成湯文武先言去惡又見其惡宜速去或先或後所以互相見耳不如蘇氏云嚴者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也夫成湯之嚴威儼恪而天下大法之者惟其能用三宅以去凶知三俊以任賢故其効如此

又一說　此篇之言三宅三俊先儒以三宅爲五宅三居之宅以三俊爲正直剛柔之三德據經文初無流放罪人之意但言常伯常任準人之職所係甚重不可以非其人耳而其言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則三宅也者蓋指任牧準之三者而言而三俊者則是有可以居此三宅之才者也亦不必

泥於正直剛柔之三德故王氏曰三宅謂有常任常伯準人之位者三俊謂有常任常伯準人之才者此說比諸家爲優而蘇氏亦云此三宅所以宅三俊蓋經之本義如此言蘇氏雖以三宅爲所以宅三俊而其於三宅無義民則又以爲五宅三居之宅是以此篇之三宅分爲二說而其說則以謂人之有疾也食而不藥則不可藥而不食亦不可三宅三俊如藥食之交相養所以宅三俊及所以宅五流者皆曰三宅此說迂曲甚矣據三宅無義民只當從王氏說既三宅無義民則任是官者皆暴德之人所以至於罔後也蓋以三俊而居三宅

之位則是所用者義民非三俊而用之是無義民
也無義民則不能爲往昔大禹所以任三宅三俊
之道故其所任者惟暴虐不仁之人是以至於殄
絶有夏之祀而無後也桀既任非其人而自絶于
天及成湯之德升聞于天大治上帝之明命以集
于厥躬蓋亦如禹之所以尊上帝惟能舉賢才以
用之而已是以代桀而有天下大治者帝命之明
湯有以自取之故謂湯之大治也湯之丕釐帝命
以致天下之治安推原其本莫非三宅三俊之故
是以繼之曰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
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此數句亦當從王氏

之說克即者言湯所用皆能就其事所稱皆能就
其才嚴惟丕式者言其於三宅三俊之所言所行
思之而不敢慢式之而不敢忽也夫如此故能用
三宅三俊此說皆是蓋既曰用有三宅克即宅曰
三有俊克即俊而又繼之以嚴惟丕式克用三宅
三俊者以見其好賢樂善之誠心有加而無已也
夫如是故近在都邑之中則和協輯睦熙熙然得
其所遠在四方之外則勸其德而大法之以爲矜
式無非用賢之效也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歟
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嚴者恭己之謂也協
于厥邑丕式見德則無爲而治矣見德者曉然知

上之人其德如是也至紂之德則不然矣自強爲惡其在朝廷者無非不仁也進用刑罰而有暴虐之德者與之同治其國而百姓莫不苦其殘害衆習不善而有逸豫之德者則與之同治其政而庶政莫不厎於廢墜此豈湯之所以丕釐景命之道乎故天監代殷而欽罰之使我周撫有華夏用湯所以大治景命之道而受命于天以奄甸萬姓也欽罰者王肅謂須暇五年是矣甸先儒曰治也王氏曰井牧其地什伍其民皆通受德先儒以爲紂字夫紂德受德一也紂德則曰紂之爲德而受德則以爲其字何其自相異同如此據受德亦如紂

德也抑嘗觀周召之告戒王未嘗不以禹湯之所以得紂紂之所以失反覆而陳之蓋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殷鑒在夏則周鑒在殷矣能以行事爲戒豈遠乎哉周召欲成王克紹文武之大業必言其不可如紂紂廢墜禹湯之遺緒也不獨戒成王爲然其戒殷之多士多方之諸侯亦莫不然孔子曰周監於二代蓋謂是也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虎賁級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夷

微盧烝三毫阪尹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
司牧人以克俊有德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
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
茲亦越武王率惟敉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
德以並受此丕丕基

唐孔氏曰桀之昏亂開成湯紂之不善開文武蓋
禍亂之作天之所以開聖人也不有廢也君何以
興故桀以任非其人而自絶于天湯則伐桀而有
天下紂以任非其人而自絶于天文武則伐紂而
有天下何者有廢必有興也然湯與文武之所以
興者豈徒然哉韓信謂漢高祖曰項王名雖爲霸

實失天下心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
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不服湯與文武之所
以興者以其能反桀紂之道故耳桀以任是暴德
而罔後故湯則三有宅克即宅三有俊克即俊所
以反桀之道也紂以任暴德逸德之人而帝欽罰
之故文武則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所以
反紂之道也既能反其道則其所以享天心而受
帝祉者豈不與之異哉宜其天命之不庸釋也王
氏以三宅已授之以位已任之以事故不可以不
知其心若三有俊則灼見之足矣其意謂三俊未
至於三宅之已在位灼見未至於克知之爲詳先

儒之分三宅三俊異於王氏故唐孔氏因之則曰賢者難識故特言灼見言其知之審也而陳少南又曰君子小人之心一也小人之心曰克知君子之心曰灼見者蓋小人之心甚難知也一則以君子爲難知故克知爲略於灼見一則以小人爲難知故灼見略於克知予竊謂君子小人之難知也無有難易而克知灼見亦無有詳略也蓋君子小人之道雖若白黑之不同而其疑似之間相去不能以髮苟其毀譽亂真好惡失正則白黑易位矣世有以小人爲君子者以其不知小人之心也使知小人之心則惟恐其不退亦有以君子爲小人者以其不知君子之心也使知君子之心則惟恐其不進君子小人之心一也而其知之有不知之異何哉蓋君子之心其所以察其所安使其善惡有不能逃則於小人豈不克知其心而於君子豈不灼見其心乎此知人則哲舜之所以爲難也惟文武克知小人之心故以三有宅而去之灼見君子之心故以有三俊而進之去小人而進君子此其所以敬事上帝之道也敬事上帝則上帝之所眷顧以有天下故立民長伯也立民長伯先儒謂建諸

侯是也王博士曰五國以爲屬屬有長二百一十
國以爲州州有伯立之長以治其屬立之伯以治
其州凡以爲民而已亦是也蓋文武既有以當天
之心故天命之以有天下則封建諸侯而天子端
拱於上也此所以立民長伯先儒論立民長伯則
是而於敬事上帝以爲郊祀則非也夫文武之敬
事上帝即禹之尊事上帝湯之丕釐景命蓋言事
天之道莫大於得賢而乃以爲郊祀之禮不亦迂
乎自此以下皆言文武之朝内外小大莫不得人
也任人即常任也準夫即準人也牧即常伯也言
文武之立政則以此三俊而作三事蓋此三俊其

宅是職也莫不各有其事故謂之三事先儒以爲
天地人之三事誤矣虎賁而下則其小臣也趣馬
養馬之官周官凡頒良馬乘馬一師四圉三乘爲
阜阜一趣馬驁馬一圉八麗一師八師一趣
馬掌贊正良馬而齊其飲食簡其六節即下士也
小尹王氏曰小官之正也左右攜僕者蘇氏曰執
持器物者百司王氏曰若司裘司服之類庶府王
氏曰泉府玉府之類凡此小臣無不得其人也王
氏以大都而下爲都邑之官司徒而下爲諸侯之
官其說甚善周官曰乃施典于邦國而建其教立
其監設其參傳其伍陳其殷置其輔乃施法于官

府而建其正立其貳設其攷陳其殷置其輔自庶

府而上則所謂官府之臣也大都而下則都鄙之

臣司徒而下則邦國之臣也大都小伯所謂建其

長也藝人而下則其伍其兩其殷也大都小伯者

陳少南曰猶言小大都伯也都邑之衆各有伯常

長故以小大二言該之周官曰以小都之田任縣

地以大都之田任畺地注小都卿之采邑大都公

之采邑王子弟所食邑也藝人凡有技藝者表臣

可以爲表正者百司都邑之内有所司者上言有

司而此又言之則知此爲都邑之官明矣太史林

子和曰即庶史之大者是也尹伯者都邑之内凡

正官之長也庶常陳少南曰凡有常事之人也自

庶常以上無非吉士也司徒司馬司空諸侯之三

卿也亞其貳也旅其衆士也亞所謂伍也旅所謂

殷也先儒謂言三卿者武王未伐紂時其意謂武

王尚爲諸侯故言三卿其說不如王氏而蘇氏又

曰六卿獨數其三不及冢宰宗伯司寇者周公以

師兼冢宰周公謂蘇忿生爲蘇公見蘇公以公兼

司寇也而宗伯則召公兼之歟其說之鑿又甚於

先儒今所不取微盧見於牧誓蓋西南夷也烝衆

也三亳者皇甫謐曰三處之地皆名爲亳蒙爲北

亳穀熟爲南亳偃師爲西亳阪險也言夷微盧之

衆及三亳之地與夫凡阪險之地爲之尹者無不得人也蓋自王朝而後都邑自都邑而後邦國自邦國而後蠻夷其内外之序如此故既言諸侯之官矣則繼之以典掌夷狄之官亦得其人也若夫三亳之尹及阪地之尹此又在王朝都邑邦國之官之外者故特舉之於末也鄭康成則以三亳阪尹共爲一事云湯舊都之民服文王者分爲三邑其長居險故言阪尹東城皐南轘轅西降谷而唐孔氏以爲古書亡滅既無要證未知誰得此言最爲近厚唐姚崇嘗曰今止得十使猶患未盡得人況天下三百餘州縣多數倍安得刺史縣令皆稱其職乎崇以十使猶患不得其人而文武之臣大而至於任人小而至於擇僕内而至於王朝外而至於典掌蠻夷莫不得賢則知天下未嘗無賢特無以作之耳乃謂不可以盡得人天下豈有此理哉無乃厚誣天下之人乎然普天之下如此其廣百官之位如此其衆也焉得人人而擇之苟非其執要於上則推之以用人安能人人稱其職乎故文王能宅心則乃立此常事常事既立則夫司牧人者皆能俊而有德也人君以一身之微而應天下之變情僞紛然如瞰迴流孰知其爲小人惟宅心則毀譽不可得而汨好惡不可

得而摇而常事立矣常事立此俊德之所以在官也季布曰陛下以一人譽召臣以一人毀棄臣臣恐天下有識者聞之有以窺陛下以譽而進之又以毀而退之則常事安得而立哉此無他不能宅心故也惟不能宅心而常事不立故有始於用賢而卒於用佞如唐高宗明皇德宗憲宗者則俊安能以得志哉荀子曰王道治近不治遠治明不治幽治一不治二既能治近又務治遠既能治明又能見幽既能當一又欲正百是過者也是猶立直木而求其影之枉也不能治近又務治遠不能察明又務見幽不能當一又務正百是悖者也是猶

立枉木而求其影之直也夫人君之所以不能宅心者惟其務兼乎庶言庶獄庶慎故也既欲宅心又欲兼乎庶言庶獄庶慎此正荀子之所譏也以一人之身而代百官之所為則日將不暇給不惟庶言庶獄庶慎荒墜而失其序又且失乎宅心之要矣惟以宅心為要者則雖不兼乎庶言庶獄庶慎而此三者各得其條理何者天運於上而四時寒暑自有司之者何必身兼之哉故夫文王之宅心則不兼庶言庶獄庶慎惟以有司之牧夫為急則是訓之以賢之可用蓋能以有司之牧夫為急則是訓之以賢之可用而訓之以凶之可去用賢去凶則人主之職舉矣

所以宅心者此也所知者知此而已庶獄庶慎非文王之所敢知也蘇氏曰庶言有司所下穀令也庶獄獄訟也庶慎國之禁戒儲備也蓋此皆有司之事故惟擇有司則其事集矣違去也惟文王之宅心也如此故武王雖率循文王撫安天下之功以不敢廢其義德而其率循文王經綸天下之謀蓋從其容德而已容德即宅心是也義德者伐商是也丕顯哉文王謨所謂容德也丕承哉武王烈所謂義德也言武王雖率循文王之伐功是不替其義德而其經綸天下則惟循文王所以宅心而不兼庶言庶獄庶慎之容德也惟武王之所率者

文王之容德則成王之於文王當如何哉武王以此而遂能集文王之大統以並受此大基業則成王亦當以此而持盈守成以保有社稷也

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閒之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又我受民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乂之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乂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

惟吉士用勸相我國家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

自古國家之隆替興亡不在乎勢之難易而惟在乎賢能之用否桀紂繼世而立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則其保有社稷以守前人之基業其勢爲易然以不用賢之故遂至於亡國喪家覆宗絕祀雖欲爲匹夫而不可得禹爲司空湯與文武爲諸侯則夫光有神器奄四海而君之其勢爲難然以用賢之故遂能克當天心以王天下若探囊中物也今成王以幼沖之年然爲王矣所履之位與禹湯文武桀紂同也所御之權亦與禹湯文武桀紂同也禹湯文武之與桀紂其相去不啻千萬里之遠而其原則在於用人之當否王其爲禹湯文武乎其爲桀紂乎隆替興亡之端蓋兆於此王其無以爲幼沖而不之恤也蓋自周公之未歸政也舉直錯枉彰善癉惡以之而維持天下者其責歸之周公王雖端居禁中無用無爲可也今既即政而王矣其可不念哉故前既歷敘禹湯文武之所以興桀

紂之所以亡者自此而下則戒成王也王氏曰言其繼上帝則曰天子言其繼先王則曰孺子周公之視成王尊則君親則兄之子此非也前言嗣天子王矣者周公率羣臣進戒而贊之言也贊羣臣之言不得不曰天子非有尊親之辭也若順也順者謂其順於道非為其順於君也夫君子之用於朝必使之棄其所習逆其所順強其所劣指其所能於君為逆矣而於道則順也小人之用於朝阿合諛佞以求媚於上於君為順矣而於道則逆也書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逆于汝心雖逆而非逆也乃所謂順也

遜于汝志雖順而非順也乃所謂逆也蓋正直之言難入而諂諛之說易合故於君子之所順者必灼知之而後能信任之也受民者王氏曰王者之得民上則受之天下則受之先王也惟文武用人之效如此今王既即政繼自今日已往其所以立政立事者惟在於準人牧夫之得其人而已而其所以用之者又在於灼知其所順則君子得志而小人不得掩蔽君之聰明此所以大能使治以相助我所受之民庶獄庶慎各得其條理而無不和也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此用君子之效也既用君子而享其效則不可以使小人間之也蓋君

子小人之道不同若氷炭之不相入不可以共事然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衆小人用事有一君子未能有濟衆君子用事有一小人其爲害也必矣蓋君子不得志則奉身而退不肯枉已以求進小人不得志則乘鍥抵巇以誘其君期於必進而後已故古者雖其俊乂濟濟號爲多士而乃始治而終亂始於用賢而終於用佞者惟其以小人間之故也昔齊威公問管仲曰此固非其善者然不腐於俎得無害霸乎管仲曰吾欲使酒腐於爵肉害霸也公曰何如而害霸曰不能知人害霸也知而不能用害霸也用而不能任害霸也任而不能

信害霸也既信而又使小人參之害霸也仲之此言不獨霸道然也我其克灼知厥若知之也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愼用之任之信之也時則勿有間之不使小人參之也相者猶謂左右有民輔之翼之前於三有宅曰克知三有俊曰灼見而此於準人牧人又曰灼知乃知前所謂克知灼見者無有詳略也末終也夫所以用君子而以小人間之者惟其忘之故也故周公之戒成王自一話一言之間我則終思成德之美士以治我所受之民蓋雖造次顛沛之間而未嘗一出言忘之也其求賢之切如此則小人安得以間之哉夫古

之人君急於求賢俊乂如林固足以致治矣而其心猶恐乎山澤之間有埋光鏟采而不肯仕者必欲無一賢之或遺而後已則一話一言之間其終思之也必矣前曰相我受民此曰乂我受民此則史家之駁文不必辭也周公又嗟歎曰予之所以告成王謂既王天下不可以不擇人者乃我受衆人之美言故悉以告不敢自有之也觀羣臣進戒之言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遂因之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則其受人之徵言以咸告其略可見矣夫以周公之聖而其告王之言必歸之他人此其謙德也晉梁山崩壅遏河三日

不流晉君召伯尊而問焉伯尊來遇輦者伯尊下車而問焉輦者曰君親縞素帥羣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伯尊至君問之取輦者之言以告而不歸之輦者孔子聞之曰伯尊其無績乎攘善也亦異乎周公矣文子孫者王氏曰守成則無所用武曰文子文孫者謂成王也成王武王之文子文王之文孫也是矣言成王既爲文王之孫武王之子則繼自今以往庶獄庶愼不可以有誤也惟正是乂之而已先儒以正是爲正是之道王氏則謂正一而不可變是變而不可常守正所以立本從是所以趨時楊龜山辯之以爲是與則具是依

是違之是同而陳少南之說尤爲簡易可用曰惟正是乂之者伸前未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之言也乂民之術非他也正仰此成德之美士也蓋欲獄慎之無誤非得人不可周公之陳文王之事則謂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而其告成王又欲其無誤者罔攸兼所以勿誤也唐太宗問張元素以政對曰自古未有如隋亂者得非君自專法日亂乎且萬乘之尊身決庶務日斷十事五不中中者信善有如不中者何一日萬機積其失不亡何待若尚賢者能使有司善知則高居深拱誰敢犯之以是觀之欲獄慎之勿誤必罔兼之而後可也

蓋所謂勿誤即所謂和我庶獄庶慎也自古商人此又伸言其事也唐孔氏曰上陳禹湯文武此覆上文惟言湯與文王者言有詳略無別意也則克宅之者即所謂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也克由繹之者又從而紬繹其所行之事也使之宅其職而不紬繹其所行之事則小人得以矯僞而欺君矣能如此乃可以使又我受民也國則罔有亘政此又伸言紲紂之事也言紲紂之國所以不能亘政者惟用儉人之不順於德者使其君無顯名在於其世也詩曰樂只君子德音不已得君子而復有令譽故用儉人則無顯名矣不順于德則非所謂

丕訓德也愼人小人也惟禁紂以用愼人而無顯
名故成王繼自今以往凡所以立政者勿用愼人
惟用吉士使之勤相我國家也勤勉也勤相言勉
力以輔其君猶所謂勤翼也今文子文孫孺子王
矣以下此又申言之丁寧委曲期成王之心明白
而不疑也此篇初言常伯常任準人既而言宅乃
事宅乃牧宅乃準既而言任人準人牧夫雖其序
不同而三者並存也既而特言準人牧夫既而又
特言牧夫或特言有司牧夫初言庶言庶獄庶愼
既而特言庶獄庶愼既而又特言庶獄此丁上言
禹湯文武而下惟言商與文王唐孔氏所謂言有

詳略無別意者是也正如大誥或言邦君尹氏庶
事御事或言邦君御事或言邦君御事或言庶事
言或不言者豈其有在有不在乎而說者於言準
人牧夫則以立事爲常任言庶獄庶愼則以是訓
用違爲庶言夫立事者即立政也安得以爲常任
之官而以是訓用違爲庶言其鑿尤甚至其特言
庶獄牧夫則又曰獄者政之終牧者官之長官舉
其長政舉其終則無不舉矣此皆強爲之說也其
克詰爾戎兵者爲國有本末得人以立政則其本
立矣然後可以制服天下也昔裴度嘗言於唐以
爲逆豎搆亂震驚山東姦臣作朋撓敗國政陛下

欲掃蕩幽鎮先宜肅清朝廷何者爲患有小大議
事有先後河朔患小以此觀之則詰戎兵
下是則河朔患小禁闥患大以此觀之則詰戎兵
必在於用人之後也詰治也詰戎兵者所謂除戎
器也言其治此戎器以外行禹之舊迹各以其方
而行于天下至于四海之表無有不服者此皆其
用人之成效也蓋夫四海之表所以無敢不服者
固不在於戎兵然戎兵不可不詰蓋除戎器戒不
虞之道也若夫晉武帝之夫武備唐蕭俛之錙無
則昧夫詰戎兵之道而唐太宗漢武帝窮兵於萬
里之外疲弊中國以求四夷之來臣則又失夫詰

戎兵之本意矣耿光言其光明之德也夫甲人亟
政而至於海表賓服則足以顯文王之明德亦足
以揚武王之大業也覲見也見其耿光則其德顯
矣能如是則成王之爲文子文孫之道盡矣周公
又終戒成王言自今以往其亟政也必用有常之
人焉蓋惟君子而後有常若夫小人則乍賢乍佞
其未得志則痛自矯飾以欺世俗而盜名既得志
則其眞情見矣故惟求其有常之人而用之則小
人不得以濫退也此篇或曰俊德或曰彥或曰吉
士或曰常人雖則不同皆君子之美稱也而說者
謂常人不如吉士吉士不如彥彥不如俊德思其

上不可得則思其次亦鑒也太史官名也周公呼太史而告之曰昔蘇公之爲司寇敬於用獄以長我王國長我王國所謂其寧惟永也今此亦當於用獄之法而慎之以其列而用輕重之中者也左傳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温爲司寇是蘇公者武王之司寇也列者蘇氏曰前後相比猶今之言例也其惟克用常人以上此篇之義足矣而繼之以此者意上言庶獄而使遂取此以繼其後乎不可得而見也王氏謂立政之意始於知恤而終於用中罰者蓋知人而官使之上下小大各任其職不迪者糾之以法政之所以立也于

氏此言蓋爲新法地爾自司寇蘇公以下雖則數言而呂刑一篇之意盡於此矣如禹謨云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脩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戒之以九歌俾勿壞而箕子洪範一篇之旨亦備見於此大抵聖人之言約而言之則雖數語而不爲不足推而演之則雖百言而不爲贅此後世能言之士所以莫能加也

三山拙齋林先生尚書全解卷第三十五

後學　成德　校訂

三山拙齋林先生尚書全解卷第三十六

三山拙齋林之奇　少穎　周書

周官

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周官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羣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今予小子祇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

周官於每篇之首皆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

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當周公之攝政既以洛
水之地居天下之中四方諸侯之朝覲貢賦道里
爲均故建以爲都以居九鼎而朝諸侯於此矣當
其營洛也召公先至于洛而卜之既得吉卜則經
營以攻其位周公繼至則達觀之而用書以命庶
殷則所謂建國而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者是也若
夫設官分職則見於此篇焉武王雖滅紂而猶以
其故都封紂子武庚則是命未黜也及武庚挾管
蔡以叛周公討而平之猶封微子於宋以存湯之
祀而殷之故都無復湯之子孫是謂黜商命也滅
淮夷者逆書序所謂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成王

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是也武庚之亂淮夷與
之同惡及成王既即政而又叛成王以其恃遠不
賓故屢叛命既討平之乃遷其君於中國之地故
謂之滅也黜殷命與滅淮夷非一時之事而序連
言之者蓋周興於西土而其化自北而南故西南
夷最所先服而東夷之服也爲最後觀其封建諸
侯以太公居齊周公居魯此二人者親賢之最而
其分土乃在乎青徐之境去周爲最遠者欲以控
御東夷故也則是周家之所慮惟在於東夷東夷
未平則天下未爲太平官制雖欲董而正之倥傯
有所未暇也觀武王之封武庚而使三叔監之蓋

已恐其有不軌之心矣豈得已而封之哉且使天下無變則武庚雖欲舉事無由而發不幸武王之即世而成王幼沖此武庚之所以藉口而反淮夷既未服於周必與之相挺而為亂周公討平之矣而猶不悛即政之後又復犯命方其始伐之也猶冀其回心而向善故未遷之及其再亂也則是不可復化矣故必遷之而乃能絶其後患焉既遷之矣則四方無偪強不賓之邦以干天誅天下大定然後可以講明官制此所以作此篇自黜商命滅淮夷則連言之也先儒所謂事相因是也還歸在豐者自滅淮夷而歸也豐文王之都故有文王之

廟豐鎬相去二十五里武王雖遷鎬而豐都猶存其在豐而作此篇者陳少南曰發册以告庶官且為一代之大典故必于豐是也召誥序曰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蓋宅洛者亦是朝廷之大事故至于豐以告廟也撫萬邦巡侯甸曾博士以為撫萬邦則其仁足以懷巡侯甸則其智足以察林子和之說又以遠近而分之薛博士又曰若周公之所以撫邦國此之謂撫巡守殷國此之謂巡雖然此一時之事不必若行人之數蓋撫萬邦則或使人焉然巡侯甸不及其遠則遠者遣人撫之故也曾博士林子和固為鑿矣薛博士以行

人之所載爲證所謂撫之巡之雖其字偶合然非
書之本意蓋書之本意只言成王撫安萬國而巡
守之也不可對說對說則鑿矣萬邦者總言其多
也如左傳曰禹合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亦
是舉其大數鄭氏引益稷州十有二師之言以爲
每一師領百國州十有二師每州千二百國幾外
八州總九千六百國其餘四百國在畿內此毋乃
泥乎言萬國則必計之以爲誠有此數如言兆民
萬民亦將計之可乎諸家之說蓋泥於萬邦侯甸
之言則以爲或遠或近蓋此言撫萬邦巡侯甸正
猶易言建萬國親諸侯云爾不必分也庭直也師

直爲壯曲爲老彼既不直則我伐之也爲有名故
四征之而可以綏兆民也蓋王之君萬邦而撫之
也必以時巡守而巡之也則擇其不庭而討之既
討之矣則兆民得以安堵故曰綏厥兆民說者亦
多以此兩句對說亦非自此撫萬邦而下皆是指
伐淮夷事唐孔氏曰此言巡行天下其實巡向
淮夷之道所過之諸侯爾未是用四仲之月大巡
守也以撫諸侯巡守是天子之大事因即大言之
爾惟伐淮夷非四征也言四征亦是大言之爾是
也侯甸即下六服是也言侯甸者略言之耳上下
互言也當成王之時六合爲周聲教所暨率皆臣

服獨淮夷未平爾淮夷未平則當時六服之君固雖洗心滌慮以奉承天子之德而行之然謂之莫不承德則不可也惟滅淮夷而遷以化之則是莫不承德矣如舜之世聲教所暨迄于四海惟三苗不服必至於苗民之格然後爲至治也周官有九服而中國五康誥曰侯甸男邦采衛是也此言六者王氏以爲近中國之夷狄意謂并蠻服數之唐孔氏亦以六服不數夷鎮藩與之同蘇氏則曰禹貢五服通畿內周五服在王畿千里之外并畿內爲六服夫禹之畿內謂之甸服故可以服言之周之王畿在九服之外不名曰服安得謂之六服乎

觀大行人載侯服歲一見自此降殺至于要服六歲一見要服即蠻服也注曰此六服去王畿三千里五服相距方七千里公侯伯子男封焉至于夷服鎮服蕃服則總言曰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正此所謂六服蓋指九州之內也王氏謂近中國之夷狄承德則國家間暇可以脩政刑之時此蓋強爲之說也宗周鎬京也畢命曰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則宗周非豐矣序曰還歸在豐而此曰歸于宗周故多異說薛博士以宗周即豐非也唐孔氏則曰周爲天下所宗王都所在皆得稱之故豐鎬與洛邑皆名宗周不如陳少南曰史言歸于

宗周董正治官是歸鎬京審訂官號而正之者也
序言還歸在豐作周官是官號已正發冊以告之
之時也治官者凡治事之官也董督也督正也循
名責實之謂也若者發語之辭若昔猶曰在昔也
言昔之有大猷所以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者
也即下文唐虞稽古而下是也蓋治亂安危之勢
相爲消長若循環然亂而制之不若未亂而制之
爲愈也將危而保之不若未危而保之爲愈也或
曰奔豐之車沈流之航可乎曰否或曰焉用智曰
用智於未奔沈故必制于未亂保于未危而後爲
古之大猷也唐虞之建官惟百夏商之官倍所謂

大猷厎政惟和萬國咸寧亦克用乂所謂制治于
未亂保邦于未危也先儒以若訓順言當順古大
道此言若昔正吕刑言若古有訓以若昔大猷爲
順古大道則可以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尚可
爲說吕刑言若古有訓而下文曰蚩尤惟始作亂
亦以爲順古之訓可乎唐虞之建官止於百數而
其建之也蓋考古之制斟酌其宜而爲之在内之
官則有百揆及四岳在外之官則有州牧及侯伯
百揆者揆度百事之職猶後世之宰相也堯之世
蓋舜爲之舜既受禪則禹代爲之焉四岳者漢孔
氏曰即上羲和之四子分掌四岳之諸侯故稱焉

案國語以四岳爲四伯蓋各爲一方以總諸侯諸侯來朝則率其方之諸侯以見于天子天子巡守則亦率其諸侯以見于方岳之下舜典云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肆覲東后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孔氏之言蓋本於此州牧者所謂十有二牧也侯伯者侯也伯也蓋言諸侯也諸侯而言侯伯者猶六服而言侯甸也侯伯各以其州而屬所牧州牧各率其方之諸侯而屬於四岳四岳而下則百揆兼總之也四岳雖掌四方之諸侯然

其職任則在於內也國以有政而理政以有人而治故建官惟百則庶政惟和庶政和則萬國寧也夏商官倍蓋二百也亦克用乂蓋庶政亦和而萬國亦寧史省文也亦者因前之辭不惟其官者言明王之立政不徒多其官而惟在於其人之如何也夫唐虞百夏商倍周三百六十其多寡如此之不同蓋其人才自有優劣若唐虞之世百人足以致治至夏商之天下亦唐虞之天下也然非倍官則不可以爲治周之天下亦夏商之天下也而其官之數遂至於三百六十蓋周之三百六十僅足以比夏商之倍夏商之倍僅足以當唐虞之百故

曰不惟其官惟其人也夫周之官既多於夏商而
尤多於唐虞蓋以其人才之不若既人才之不若
則雖其官數之盛而其治效亦將有所不如矣故
今我雖小子致敬而勤於德力行而不怠朝夕之
間惟恐不及仰是前代而順之以之而訓迪厥官
也成王之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此正如顏子
之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
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
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雖自知其不及而其戰戰
兢兢之心未嘗少怠也董正者立太師太傅以下
是也訓迪者凡我有官君子以下是也董正之而
後訓迪之也觀立政之篇周公以成王即政之初
選用人才之始而邪正兩塗自此分故諄諄以用
人為戒今觀此篇成王知夫人才之不如前代故
建官雖多而惟恐其不及既董正之而又訓迪之
則孰有瘝官曠職者哉於此不獨見成王之賢亦
足以見周公啓沃之有素也

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
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
亮天地弼予一人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司徒
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
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

暴亂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六鄉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

上既言夏商之官倍於唐虞蓋以人才之優劣而爲是多寡之數使夏商而必爲唐虞之百官數固同矣而其職必不舉故不得不倍夏商既不得不倍則我周當如之何是以其數至於三百六十比之夏商又爲多也其多寡之不同者蓋以後之不如昔故仰惟前代而惟恐其不及祇勤于德以訓迪百官不敢少怠自此以下則董正其官職而後訓迪之也周之設官分職比之前代最爲詳而其

大槩蓋準唐虞之制唐虞之百官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此其百官之中所謂要重者也夏商雖倍於唐虞其數可得而見之而其職號統屬無所傳聞故漢表有曰夏商亡聞焉雖無所傳聞有增損而其大槩亦不外是要之比於唐虞雖聞有增損而其大槩亦不外是觀之周自可以見矣三公三孤者百揆之任六卿者四岳之任九牧五服與夫朝覲巡守之禮則所謂州牧侯伯者也建官之制至於周室至纖至備無以復加而其源流則自唐虞以來歷夏歷商或損或益而後大備也太師太傅太保此天子三公之官也三公者皆是教導天子之職其曰師曰傅

曰保者所以別之也賈生曰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導之教訓應劭漢書注曰師訓也傅覆也保養也顏師古則曰傅相也漢孔氏則曰師天子所師法傅傅相天子保保安天子於德義者此皆是緣名以生義蓋必欲釋其名則其義當如此然要之三公之職同皆是王者之師既有三人則必立名以寓其尊卑之等而王氏曰師道嚴傅道親保則尤親尤親則幾於褻而不嚴故師尊於傅傅尊於保此蓋強以其尊卑之等而為之說觀此篇自冢宰以下各有所掌其職不同而於三公同曰論道經邦燮理陰陽於三孤同曰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則其職無有異安得以其名有尊親之義以分其差等哉漢表曰太師太傅太保是為三公蓋參天子坐而議政無不總統故不以一職為官名既謂不以一職為官名則安得以其名而區別之哉夫天位乎上地位乎下而人主位乎天地之間則其心術蓋與天地通天地之氣行而有愆陽伏陰者以人主之心術不正也故必以三公與王論道也以經緯邦國而其心術正則陰陽無有不和理者矣考工記曰坐而論道謂之三公正所謂論道也蓋其朝夕之所啓沃以格君心之非者無非道也故其精神之所感通可以和理陰

陽爲是官也自非道全德備可以爲王者之師者不足以稱其職故無其人則不必備建寧闕之可也蓋尤不可以非其人也若六卿之職各有所掌一職不建則必有一事之不舉故無司徒則何以敷五典無宗伯則何以治神人其他皆然故不得不備三公旣不下掌有司之職故可以不必備也三孤者三公之副也故曰貳公觀三公謂之太師太傅太保而三孤曰少師少傅少保曰太曰少則其爲副貳可知矣此猶六卿有大司徒又有小司徒有大宗伯又有小宗伯曰大曰小是其貳也惟六卿之長貳其職同則三孤之於三公其職豈有

異哉故三孤之所以洪大道化以敬明於天地之道而輔翼子一人者皆以貳公也蓋洪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指三公言之而三孤爲之貳焉旣曰燮理陰陽又曰寅亮天地唐孔氏曰和理敬信義亦同耳以孤副貳三公故其事所掌亦不異此說得之王氏曰化待道而後立天地待陰陽而後立論道而不諭然後道孤洪化公燮理陰陽孤寅亮天地公論於前孤弼於後此意謂三孤之職不若三公果如是說則以陰陽爲本以天地爲末可乎以此一節觀之則其說皆鑿矣王氏又曰號曰公者容乃公之謂大

臣之義當特立而無朋故曰孤此亦緣名以生義
夫天子之臣其上爲公其次爲孤其次又爲卿其
次又爲大夫其次又爲士亦猶五等諸侯曰公曰
侯曰伯曰子曰男皆假其名以別之不必求其義
也後世於九州十二牧之類皆求其義於名非也
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蓋卑於公而在九卿之上
漢表曰立三少是孤卿與六卿爲九卿此其爲說
本於禮記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鄭氏注以此夏
時制亦不可得而見然經言三孤六卿則孤與卿
異而乃爲九卿既謂之孤又謂之卿可乎且當以
書爲正冢宰而下則六卿也曾博士曰先王建官

分治未嘗不以正名爲先名既正矣然後分職以
聽於上而事各有所係焉自冢宰以至司空則所
正之名也自掌邦治以至掌邦土則所分之職也
自統百官以至時地利則事各有所係也此說是
也然冢宰之職雖其與六卿分掌有司之事不若
三公之專以教導天子爲務然又不若司徒而下
但掌一事而已蓋冢宰爲六卿之首故凡有司之
事又冢宰總之也觀其所正之名則自司徒而下
各取一事而名之曰司徒者以其掌徒役之事也
林子和曰徒衆也衆則必有所從故士從其所教
謂之徒卒從其所將謂之徒司徒者主教之官也

曾博士曰有戎曰師無戎曰徒名教官以司徒則以其所司之衆無事於戎故也此說泥於教字以爲說殊不知先王之名官但取其所掌之一事以爲之別耳故教官而曰徒也不必以徒有教義也

宗伯者楚語觀射父曰使名姓之後能知四時之生犧牲之物玉帛之類采服之儀彝器之重次主之度屏攝之位壇場之所上下之神氏姓之出而心率舊典者以爲之宗以其爲名姓之後故曰宗也惟以名姓之後而曰宗不可以謂之司宗故曰宗伯言其爲長也司馬者主戎馬之事也司寇者主寇賊也司空者唐孔氏曰冬官既亡不知其本

禮記王制記司空之事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此所以謂之司空考工記曰國有六職百工居一焉鄭氏曰百工司空事官之屬司空掌營城郭建都邑立社稷宗廟車服器械監百工者以此觀之則名曰司空者亦其一事若司徒然也皆取其一事以爲之別惟冢宰則名曰宰不以一事目之也冢者鄭氏周禮注曰爾雅曰冢大也冢宰太宰也蓋冢宰太宰一也其所分之職則司徒掌邦教宗伯掌邦禮司馬掌邦政司寇掌邦禁司空掌邦土而冢宰則掌邦治自教至土皆一事而治自教至土皆一事而治之不以一事目之也其所係之

事則掌邦教者敷五典擾兆民敷五典者教也掌邦禮者治神人和上下治神人者禮也以至政也禁也土也皆然無非係之以所主也事至冢宰則曰統百官均四海而已不以一事係之也觀太宰雖同爲六卿而其掌建邦之六典則一曰治典二曰教典三曰禮典四曰政典五曰刑典六曰事典六典無不掌也小宰雖同爲六卿之貳而以其官府之六屬舉邦治則一曰天官二曰地官三曰春官四曰夏官五曰秋官六曰冬官其屬各六十無不統也以官府之六職辨邦治則一曰治職二曰教職三曰禮職四曰政職五曰刑職六曰事職無

不主也此其所以爲統百官平邦國歟蘇氏曰冢宰必三公兼之餘卿或特命蓋冢宰雖不若三公之爲尊然其要重如此故必以三公兼之觀周成王世周公以太師兼之周公没召公則以太保兼之春秋書宰周公亦是以公兼冢宰之任惟其無所不統故也均四海者先儒曰均平四海之内邦國是也周官亦曰以佐王均邦國而王氏曰爲其以賦式理財爲職故曰均夫九賦斂財賄九式均節財用此特其一事而已若夫均四海則所言者大非指此也王氏謂周官一書理財居其半故以理財爲冢宰之職王氏置制置三司條例議者

皆譏其以天子之宰相而下行有司之事此言蓋自爲地爾敷五典即舜之命契敬敷五教也擾安也夫民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其能一朝居乎故敷五典者所以安之也宗伯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所以治神也凶賓軍嘉所以治人也和上下則神祇無不安其位而人無不當其分也六師平居無事則屬於司徒爲六鄉及其有事則爲六師司馬統之以戰伐叛討罪則邦國無有倔強之人此所以平也詰治也姦慝言詰暴亂言刑駁文也居四民若管仲制法令士農工商四民不雜之類是也時地利者使人順天時以脩地利也司寇

不言刑而言禁司空不言事而言土曾博士以爲言禁者期於無刑言土者期於無爲此蓋鑿也刑即禁也事謂百工之事土即百工之事變刑言禁變事言土而以爲有深義存於其間皆求之過程氏曰古之時分職主察天時以正四時遂居其方之官主其時之政在堯謂之四岳於周乃六鄉之任統天下之治者也蓋周之六鄉本於羲和之四子羲和四子分主四時之政周之六鄉則不然矣然本自準四子而爲之故以六鄉之故加天地二字而曰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也蓋雖不主四時之政而其名猶有唐虞之遺意如諸家

之說必求其如是而爲天官如是而爲地官皆有義焉余恐非古人之本意也分職即上文是也各率其屬者六官之屬各六十共三百六十以倡九牧者爲九州州牧之倡率此亦唐虞州牧侯伯統於四岳之遺意阜成兆民亦所謂庶政惟和萬國咸寧也六年五服一朝者更六年而五服各一朝也舜典曰羣后四朝蓋不巡守之間四年四方諸侯分來朝於京師亦是各一朝也周官大行人云侯服一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衞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如此則侯服於六年之中六朝甸服三朝男服二朝采

服計六歲之二而三朝衞服計六年之五而六朝惟要服六年一朝與經文不同唐孔氏雖引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爲與此經相當然左氏之言是三年一朝六年一會十二年一盟計一十二年之中諸侯之朝不止於二此則十二年止於二朝然後王巡守亦不得爲相當唐孔氏又以大行人所云見者皆言貢物或可因貢而見何必見者皆是君自朝乎案周官朝覲宗遇會同皆其君自行故皆言見至於問與規則其臣故曰時聘殷頫而已不言見也以見爲遣使亦非周官之本意蓋虞氏五年一

巡守故一巡守之前而諸侯朝于京師者各一是
六年各一朝此曰一朝與舜典曰四朝其實一也
當以書爲正不可以周禮之言而混之然此篇所
載六卿與周禮同而惟六年五服一朝一句與周
禮異此當闕之以俟知者言五服者唐孔氏曰要
服路遠外逼四夷故不數義或然也此言五服而
大行人所言者六服則其事不同尤可以見也又
六年王乃時巡者十有二年也大行人曰十有二
歲王巡守殷國是也五服兩朝而王一巡守也時
巡者亦如舜典歲二月東巡守五月南巡守八月
西巡守十有一月朝巡守各以其時而巡其方也

考制度者即虞書所謂協時月正日而下是也于
四岳者就方岳之下也各朝于方岳即舜典所謂
肆覲東后是也大明黜陟者王制所謂不敬者君
削以地不孝者君黜以爵不從者君流畔者君討
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是也亦舜典所謂車服
以庸也蓋此皆斟酌舜之事而行之惟五年之與
十二年異舜則各以其方而朝以其不巡守之間
有四年故也周則各以其服而朝以其不巡守之
間有十一年故也此亦爲異耳案文中子叔恬問
曰舜一歲而巡四岳國不費而民不勞何也文中
子曰兵衛少而徵求寡也周之時兵衛日多徵求

日衆故不能五年而以十二年也案此篇而見周之不如唐虞者二設官數倍而人才不逮巡守浸簡而主勢愈尊然自秦漢以來官愈多而事愈不治巡守之禮不講而下情不通則其視成周不啻成周之視唐虞也

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不學牆面蒞事惟煩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僞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龐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王曰嗚呼三事暨夫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

此篇之立言敘事與堯典體製相似堯典篇先言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各主其一方之政凡日月之運行星辰之伏見晷刻之長短人民之作息鳥獸之生育既已區分而詳陳之矣然後總結之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此則敎戒之辭也此篇既言三公三孤之所以正人主之心術者遂繼之

以六卿官各有職職各有事又繼之以九牧五服朝覲巡守之禮自凡我有官君子而下而總結之以敎戒之辭所謂訓迪厥官也此正堯典之意舜典於四岳十二牧九官既已各隨其職而命之矣則又總告以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工亦此篇之意也凡我有官君子者總稱而徧告之也如齊威公葵丘之盟曰凡我同盟之人曰凡者皆總稱而徧告之謂君子者有位之通稱也欽乃攸司者官各有司不致其欽則瘝官曠職之責有所歸矣孔子嘗爲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爲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所謂會計當牛羊茁壯長者欽也慎乃出令說命曰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令雖臣下之所稟然其發號施令皆朝廷之上君臣相與圖維而後出之故有官君子於出令不可不慎也其所以慎於出令者蓋以令之出惟在必行不可改也夫不善之令非不可反也始以爲可而行之既而以爲不可而反之夫何不可乎而以反爲戒者蓋令所以示信也今日出之明日反之則民將玩弛而不之信後雖有令孰不以爲欺之哉其曰令出惟行弗惟反者欲於其出而愼之也愼之則無可反者以漢文帝除田之租稅者十一年蓋自度其可以除之而除之

也故雖其後水旱相仍疾疫繼作而租稅不復元帝罷鹽鐵官不自度其可以罷而罷之也故纔四年以用度不足而復既患用度不足則勿罷可也既罷而又復其何以示信哉故劉向曰今既善今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惟以其不慎故爾以公滅私民其允懷公之與私若權衡然此首重則必彼尾輕矣故公則不私私則不公人之所以不能盡其公者私欲有以勝之也惟以公而勝已之私則民其懷之矣子曰公則悅民其允懷者所謂悅也學古入官左傳曰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然所謂學者豈所謂章句文采云乎哉傳說曰學于古訓乃有獲成王曰學古入官蓋堯舜之所以帝禹湯文武之所以王穆卜皐陶伊傅周召之所以事君無非學古之效也故成王以是戒有官君子議事以制政乃不迷蘇氏曰左氏曰鄭子產鑄刑書晉叔向譏之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其言蓋取諸此也先王人法並任而任人為多故律設大法而已其輕重之詳則付之人臨事而議以制其出入故刑簡而政清此言盡之矣蓋惟學古入官乃能酌古今之宜而議事以制也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自古治安之世上恬下嬉君臣無為足以為治矣而小人之喜

功利者不能安於無事於是奮其私辯以前世之常法爲卑陋狹淺欲盡取而更張之則天下之亂萌矣如漢武帝唐明皇非不知守祖宗之舊惟以張湯宇文融之徒進其邪說從而變亂之故耳故成王戒之欲其以典常爲師不可以利口而亂其所居之官也蓋以利口而變更典常則其官亂耳伊尹曰君罔以辯言亂舊政周公曰古之人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譸張爲幻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伊訓所謂譸言張爲幻此曰利口一也蓄疑敗謀凡謀事者隱之於心而不安皆疑也疑則必

謀於衆以決其是非可否蓄而不決未有不敗者也怠忽荒政凡爲政者不可以怠心持之亦不可以忽心視之以怠心持之則將以不能爲而厭之矣以忽心視之則將以不足爲而輕之矣此政之所以荒墜而不立也不學牆面學者欲其有所見也知所學則古今之宜治亂之變無不備知者若坐於堂上而廓然見四海雖萬事之來紛紛沓至而吾有以應之豈至於煩哉不學則如正牆面而立牆之外有所不見矣以之治事如瞽迴流不知其所以裁處此其所以煩也昔漢昭帝時有一男子詣闕自謂衛太子詔使公卿將軍中二千石雜

識視至者莫敢發言夫一姦人之妄此甚易辨而
朝臣皆惘然手足失措莫分是否況事有大於此
者乎惟其不學故也惟雋不疑後至遽使收縛蓋
以春秋之義可以決之故不若他人之煩擾也學
如不疑猶可以決事況其上者乎洪範曰王省惟
歲卿士惟月左傳曰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注
曰王卿之執政者則卿士大臣也王氏曰卿士職
業異於士大夫故別爲之戒不如先儒曰此戒凡
有官位但言卿士舉其掌事者其爲說簡易功崇
惟志業廣惟勤志所以極高明故致其志者功之
所以崇勤所以致廣大故盡其勤者業之所以廣

蓋無志則所期者卑陋而已何自而崇乎不勤則
所成者淺近而已何自而廣乎必其高明如天然
後可以謂之功崇必其廣大如地而後可以謂之
業廣卿士不可不勉也惟克果斷乃罔後艱猛虎
之猶豫不如蜂蠆之致螫孟賁之狐疑不如童子
之必至此言貴能行之也蓋臨事者當勇於必爲
其心如捧漏囊以沃焦釜惟恐不及乃可以無後
艱苟爲因循而不爲乃曰豈無他日乎偷目前之
安可也其遺患於後必矣故不可以不果斷偩不
期驕祿不期後位之崇高者易以驕故雖不與驕
期而驕自至祿之厚者易以侈故雖不與侈期而

後自生蓋處高位者多以勢而陵物享厚祿者多以傲而敗度也史曰卑不學恭貧不學儉非人性分然也勢使然耳惟卑不學恭故位不期驕惟貧不學儉故祿不期後是亦勢使之然位不期驕故不可以不恭祿不期後故不可以不儉然其爲恭爲儉又當惟在於德不可載其僞而行之孟子曰恭儉其可以聲音笑貌爲哉以聲音笑貌爲之是僞也王莽爵位益尊節操愈謙外交英俊內事諸父曲有禮意唐尊短衣小袖牝馬柴車藉藁瓦器又以歷遺公卿非不恭儉也然皆非其情正所謂僞也以僞爲之其與不恭不儉者何以異哉作德者謂恭儉以德行之君子之恭儉雖對妻子如對君父雖居室家如居朝廷不以有人而作無人而輟也故心逸惟其行之以爲常則始終如一曾無間斷德之所以日新故日休也若夫小人之作僞者則不然大學曰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肺肝夫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豈不勞乎然君子視之如見其肺肝則日拙也蓋彼之陰爲不善而陽爲善自以爲巧矣而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其爲僞未有不發露暴白於世是乃拙也夫以小人之情度君子之心必以君子之恭儉爲勞而不

知其逸也必以爲拙而不知其休也作德者其逸
如此其休知此而作僞者非徒曲爲之防而又不
可以欺人則作僞者果何益哉而世之人多舍此
而趨彼何也孟子言自反而仁自反而禮乃繼以
自反而忠蓋欲仁與禮皆本於中心之誠而非僞
正此言位不期驕祿不期侈而繼之以恭儉惟德
無載爾僞之意也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
四時之運成功者去日中則昊月滿則虧人臣之
貴寵未有不危者也惟居之而思危則可以保其
祿位而守其宗廟矣蓋常有戰戰兢兢如臨深淵
如履薄冰之志則維貴寵之愈固豈至於危哉所

以患者常無所不畏故也不以寵爲可畏則入
於可畏矣禍患之來其可不畏哉不畏者入於可
畏則無所不畏者必無可畏之禍也易曰亡者保
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蓋自以爲存者必至
於亡自以爲治者必至於亂故自以爲不足畏者
必至於可畏觀魯季孫自以爲三無日君子曰知
懼如是斯不亡矣正此之謂推賢讓能庶官乃和
夫爭名者於朝朝廷之上爵祿之高下乘閒抵巇
凡可以相陷害者無所不至故已之才惟恐不若
他人人才惟恐其勝於己蔽賢嫉能者多矣此所
以不和也不和則不能同心以共政政安得而不

亂哉惟推賢讓能則爭端何自而萌此庶官之所
以和劉向曰舜命九官濟濟相遜和之至也左氏
傳曰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黶爲汰弗敢違也晉
國以平數世賴之蓋讓則不爭爭則不讓和不和
之所分其讓也猶能使欒黶不違則其效爲何如
哉舉能其官惟爾之能陳子昂曰鸞隼不接翼薰
蕕不同器以德並凶勢不相入以正攻佞勢不相
利以廉勸貪勢不相害以信質僞勢不相和此趨
向之反也故賢者則必舉賢不肖者惟以不肖薦
於上各以其類故也孟子曰觀近臣以其所爲主
欲知爾之能惟觀其所舉者能其官而已欲知爾

之不任惟觀所稱非其人而已蓋惟有能而稱能
其人未有不任而舉能其官也三事三公也詩曰
三事大夫是也或曰凡我有官君子或曰三事暨
大夫或特曰卿士其實一也但其言有詳略異同
耳王又嗟歎而言凡三公及大夫能敬其所居之
官以治其政如上之所云者則可以佐佑其君安
其民永有譽於天下天下樂推之而無厭斁也曾
博士曰成王之訓厥官可謂至矣推原其本則以
祇勤于德故也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
雖令不從不知出此而恃其喋喋之煩亦難於丕
應矣此說是也然觀成王中才之主耳惟其周召

爲之師保優游厭飫以成其德而其立言有曰作
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則慎獨之學成王蓋
得之於心故發之於言其涵養豈淺淺哉蘇東坡
說命篇有曰史佚曰無始禍無怙亂孔子曰無欲
速無見小利顏淵曰無伐善無施勞此所謂立言
者也譬之藥石米粟天下後世皆以藉口今傳說
之言皆散而不一一言一藥皆足以治天下之公
患其獨以訓武丁哉人至於今誦之也予竊謂成
王之言是亦散而不一一言一藥皆足以治天下
之公患而王氏之說以其文意相續雖其說之不
至於此者亦求其所以爲說殊不知其言散而不

一也

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賀王俾榮伯作賄肅慎之命
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告周公
作亳姑
君陳

周書

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君陳王若
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
汝尹茲東郊敬哉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慎
乃司茲率厥常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我聞曰至
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爾尚式時周
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凡人未見聖若不克

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圖厥政莫或不隸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

逸篇亳姑之序曰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漢孔氏注以在豐爲致政老歸然此序則曰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則是周公沒而君陳乃代之以監商民周公未嘗致政而告歸也此序既於周公既沒之下言命君陳知周公未沒之前猶爲商民之司牧先儒以周公爲致政老歸者蓋以序言在豐二字故耳亳姑之篇既已其事迹不可得而考先儒致政老歸之言未敢以爲然周召之在周蓋一體也召公當成王之將崩猶以太保居家宰之任率諸侯以相康王而周公當成王之世乃已致政而去可乎此深有可疑者故不敢信先儒之說唐孔氏曰周公遷殷頑民于周頑民既遷周公親自監之周公既沒成王命君陳代周公監之此言是矣但唐孔氏於洛誥之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既不以爲成王留周公於後在洛以鎮撫殷民其於在豐又信之以爲去離王朝老歸於豐則其曰君陳代周公者特順序文爲之說耳其實自

相違戾也洛誥之命周公後蓋成王將自洛而歸鎬京命周公於王既歸之後留撫之也君奭序曰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蓋又周公在朝廷之上爲天子之三公也意者監殷民於洛相天子於鎬京周公兩兼其任往來乎二都之間也殷民之心術丕變於紂之惡爲已深所以迪屢不靜歷數世而餘風未殄將欲作其愧恥之心而革其暴戾之習以馴致於士君子之域非一朝一夕所能也故當其初遷則周公以大德爲王師保及公既沒又擇君陳而命之繼其後也君陳漢孔氏但曰臣名鄭康成注禮記坊記曰君陳蓋周公之

子伯禽弟也案左傳有周公黑肩周公閱周公忌父周公楚蓋周公之子伯禽則封於魯繼世爲諸侯又其一子則食采於畿内繼世爲王朝之臣召公之後亦然鄭康成以君陳爲伯禽弟意者蓋指此也蘇氏陳少南俱以鄭氏爲非而陳少南爲詳明謂周公命康叔成王命蔡仲父子之苗裔見於告戒之辭如是之審況周公叔父有大勳勞於成王今命其子以繼父事何無懿親之語若言他人然決無是理此說是也但蘇氏謂君陳命於畢公之前必周之老臣陳少南謂觀君陳畢公二篇其辭輕重不同不得以命之先後而分老壯此既無

所考據或老或壯闕之可也曰君陳者尊之之稱
君奭君牙皆是也東郊成周唐孔氏曰鄭玄曰天
子之國五十里爲近郊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是
言成周之邑爲周之東郊也蓋周公營王城以遷
九鼎營成周以遷頑民是王城爲別都所在故成
周爲其東郊成周在王城之東也分正者唐孔氏
曰分別殷民善惡所居即畢命所云旌別淑慝表
厥宅里是也正者即篇中曰尹茲東郊也作君陳
者成王使之監殷人此皆命之之言若後世之有
制書史官記之以爲此篇言君陳之所以爲令德
者惟孝恭而已孝經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
生也君陳之令德孝恭可謂得其本矣孝於父母
者必友愛於兄弟未有孝而不友者也父母兄弟
之間既盡其孝友之道則可以施之政也孝經曰
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其所因者本
也蓋聖人非能強人以爲善亦因其自然之良心
順以導之而已故必孝而後可以施之政然孝可
以施之政而君陳之德本於孝恭此我之所以命
爾爲東郊殷民之正長爾不可以不敬也傳曰孝
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
愉色者必有婉容蓋其德積於中則其輝光發見
於外也如此以此臨民則孰不畏而愛之則而象

之乎想夫雖殷民之頑覩其形容者暴慢鄙詐之氣自消遷善遠罪而不自知矣此所以命之尹茲東郊也昔舜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故堯禪以天子之位君陳令德孝恭友于兄弟故成王命之尹茲東郊繼周公之政蓋德本既立於此則舉而措之天下無難矣周公之監殷民也師以教之保以安之師保者蓋為父母也故民莫不慕其德而懷之今爾往繼周公之後當謹其所司然謹其所司者豈可以他為哉惟循常道而行之勉於明周公之遺訓以示民則民其治矣周公惟以是訓而民懷之則君陳亦以是訓而為其師保民豈不乂

乎漢曹參為相舉事無所變更一遵蕭何之約束惠帝問之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帝上曰朕安敢望先帝又曰陛下觀臣孰與蕭何賢曰君似不及也曰高皇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上曰善百姓歌曰蕭何為法講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夫曹參所以守蕭何之法者惟其以才不如何而其法既明無事於更張也君陳雖賢必不及周公則其於周公之訓能懋昭之遵而勿失民安得而不乂哉我聞者如泰誓我聞吉人為善多士我聞曰上帝引逸皆是古人之言我聞而知之故今以告

汝也馨香者香之遠聞也夫物之精華發見於外則爲馨香不然則爲臭腐人非狂惑未有厭馨香而樂臭腐者德之吉凶亦然故傳曰國之將興其君齊明忠正精潔惠和其德足以召馨香神享而民聽國之將亡其君淫佚其政腥臊民怨神恫無所依懷蓋德之善惡既有於中則其發見於外有不可掩馨香則神將佑之而況於民乎如其臭腐則神亦將棄之而於民可知也故至治之世其馨香之發見可以感於神明而其所以爲馨香者非黍稷也蓋以德之昭明故發而爲治其馨香如是也如黍稷可以爲馨香則隨之粢盛豐備處之享

祀豐潔亦可以感於神明矣成王言此者蓋謂君陳欲商民之感慕惟在於德德之馨香可以感于神明豈商民之難化哉王氏之說分神明爲二謂言神則知明之爲人言明則知神之爲幽觀楊子曰心之潛也天地神明猶將測之而況於人乎況於事倫乎此言神明而又言人則不當分爲二也爾當用是周公之猷訓以敎迪商民惟日致其孜孜之心無爲逸豫蓋以周公之猷訓盡善盡美可爲萬世之常法苟非專心致志自勉自勵惟恐不及則終無所及其何以用之以敎迪商民哉常人之情未見聖人則如不能見之及其既見則乃不

能由之以其賤目而貴耳賤近而貴遠故也詩曰
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正此意
也惟既見之後而其心常如未見之前則其進也
豈可量也如顏淵之於孔子喟然而嘆曰仰之彌
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然在後欲罷不能既竭
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此則既
見之後而其心常如未見之前者也夫其既見也
而其心之切如此則未見之時可知也已此其所
以爲亞聖也君陳之於周公既見之矣則其猷訓
當奉以周旋罔敢失墜不可因循偷怠而不自勉
也孟子曰雞鳴而起孜孜爲善者舜之徒也雞鳴
而起孜孜爲利者跖之徒也惟孜孜爲善者遂可
以爲舜之徒則君陳能惟日孜孜而不爲逸豫自
可以式周公之猷訓而無不克由聖之失爾不可
以不戒也爾惟風蘇東坡嘗曰天地之化育有可
以指而言者有不可求而得者日皆知其所以爲
暖雨皆知其所以爲潤雷電皆知其所以爲震雪
霜皆知其所以爲殺至於風悠然布於天地之間
來不知其所自出去不知其所入故曰天地之化
育有不可求而得者蓋風之於物鼓舞搖蕩而不
知其所以然君子之化民似之至於草則其勢柔
弱惟風是從民之於上亦如之堯舜率天下以仁

而民從之禁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是也成王謂君陳爾既監殷民則殷民之從化與不從化其本皆由於爾如風之於草則爾之圖厥政不可不知其難也蓋以爲易則難將至以爲難則易將至爾苟知其難而不敢少忽則殷民不難化矣然政有廢有興自古之爲政因時而已故有行於古而戾於今則可廢拂於古而宜於今則可興既有廢興則其出入取舍之際不可以自任也必與衆共度苟衆言之同則又當紬繹其可否而斷之於己蓋謀之貴同斷之貴獨謀之不同則不能合天下之視聽以度其是非斷之不獨則又將依違牽制

政無自而立矣孟子曰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此之謂庶言同則繹繹與繹之爲貴之繹同爾有嘉謀嘉猷此又戒之以事君之道也夫人臣之事君進則思所以盡忠退則思所以補過有嘉謀嘉猷匿而不以告非人臣之道也既知展盡底蘊以入告于君矣其出也則又順行之于外以爲如此嘉謀如此嘉猷皆君之德非我所得而預蓋善則稱君過則稱已人臣之道然爾夫君之德必本

於臣之朝夕納誨而後成成王命君陳入告可也至於歸美於上此則在人臣之心欲如何非人君所當知而成王亦以是命之非成王欲掠美以爲己有也蓋臣之不忠者必持祿保位視君之有過而不肯強諫至於不善之迹布於天下則必將自解曰非我不諫君不我用也爲阿諛之計者必引君以歸於己則忠憲之臣其引善以歸於君必矣故成王謂君陳爾苟以忠言其沃於我則爾將必不自居也非成王欲掠臣之美蓋以苟爲良臣者其心必若是故繼之曰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言人臣能若是則良臣之名顯矣魏鄭公曰良臣身

荷美名君都顯號子孫傳訓流祚無疆蓋能以嘉謀嘉猷優游饜飫以格君心則爲良臣矣君陳監殷民於外而成王勉之以此者蓋忠臣之事君身雖在外心不可以忘君君惓惓之義也

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

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惟予一人膺受多福其爾之休終有辭於永世

周公既遷殷之頑民于成周而自監之則其教化之所漸漬政令之所鼓舞優游不遒固可以緜其不善之習而納之於善然而治亂民猶治亂絲不可急也惟緩之而後可治以殷民糜紛之大惡蓋幾於與肺腑俱生牢不可破雖以周公爲之司牧亦豈一朝一夕之所能變哉是必持之以久待之以寬使其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然後曠然而大變非刑罰之所能強遏也是以自周公至于君陳畢公而殷民心術乃能一歸於正復其所固有者焉周公始監殷民其所以創立規模以訓其民者蓋盡善盡美無以復加繼周公者夫何爲哉亦因周公之所以訓之者而訓民也故成王之命君陳既曰懋昭周公之訓又曰爾惟弘周公之訓又曰式時周公之猷訓此又曰爾惟弘周公之丕訓丁寧反復至于再至于三蓋謂君陳尹茲東郊不必有所建立惟能遵周公之舊則可矣嘗聞　真宗朝王文正公爲相以李及代曹南院守秦州以任中正代張乖崖守成都衆論皆不以爲宜文正公之意蓋以張乖崖之治蜀曹南院之治秦其所處畫已盡其宜惟李及任中正之重厚乃能謹守二人之規模故使代之

也成王之於君陳其意亦以守周公之舊而不少
變望之故其言諄諄如此或曰懋昭或曰式或曰
弘或曰猷訓或曰丕訓其實一也王氏皆從而爲
之辨其異同寧能免於鑿乎自無依勢作威而下
皆所以弘周公之丕訓也夫酷吏則依勢作威聚
斂之臣則倚法以削觀漢武之世如張湯杜周之
徒其所以嚴刑峻罰以殘民之命者莫不依上之
勢自以爲勢當然也聚斂之臣如桑洪羊之徒其
所以厚賦毒斂以削民之財者莫不倚上之法自
以爲法當然也夫國有酷吏與夫聚斂之臣雖皆
其逢君之惡以求其所欲而斯民怨懟之情獨歸

於上者亦其依勢倚法故耳故戒君陳以不可爲
也夫以君陳之令德孝恭則夫依勢以作威倚法
以削此固其所萬萬不爲而猶以之爲戒者自古
君臣之相警戒其愛之之心切故其言所以深防
之也如舜之德豈猶有逸樂之懷哉而益之戒且
曰罔遊于逸罔淫于樂此亦成王告君陳之意也
寬而有制從容以和夫欲殷民之易心也化固不
可以不寬然寬者多失之懦弱而不能自立故寬
必有制有制則無懦弱之失矣洪範曰沈潛剛克
高明柔克者剛勝柔也不沈潛之則失之太
剛柔克者柔勝剛也不高明之則失之太柔有制

者所謂高明也寬而有制則其從容動作之間無
不和矣孔子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
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
和蓋和如和羹焉鹹太勝則知其爲鹹太勝則酸太勝則
知其爲酸惟酸鹹適中則不可得而名言之矣此
和之謂也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宥惟厥中言殷之頑民有以罪戾麗於刑辟
者我或曰刑之汝無得以我之故而遽加之法我
或曰赦之汝無得以我之故而遂釋其罪惟以其
法之中正者決之也夫法者所與天下共也苟輕
重不麗於法而以人主之指意爲出入則何以法

爲哉如張湯之爲廷尉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監
史深刻者即上意所欲釋予監史輕平者及杜周
爲之大抵放張湯上所欲擿者因而陷之上所欲
釋久繫待問而微見其冤狀是皆專以人主之旨
意爲獄曰辟則辟曰宥則宥者也不以人主指意
爲獄者法所當辟則或從而宥之法所當宥則或
從而刑之惟厥中則法之所在人主不可得而出
入矣張釋之爲廷尉犯蹕者上欲誅之則以爲當
罰金盜鬵者上欲族之則以爲當棄市惟厥中故
也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言君陳之於殷民
政以正之固欲其順從訓以迪之固欲其丕變今

乃不然則是刑之所宜加者矣然刑之用也豈得已哉蓋刑一人而使千萬人莫不畏皆將遷善遠罪惟恐蹈斯人之覆轍如此則刑可措矣故君陳之以弗若弗化之故而加之以辟者其意將以止辟也如此乃可以致辟焉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此則辟以止辟之道也狃習也姦宄不可以斯須爲而乃習之常者國之舊法而乃敗之俗者衆情之所安而乃亂之此三者雖細亦不可以宥蓋細而宥之則必復陷於大惡以其無所懲艾故也鞭笞而見宥將成劓則劓則而見宥將成宮辟惟細而不宥則必痛自悔過將不至於大戮矣

此正忠厚之至也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天下之所謂不善者惟自暴自棄者不可與有爲有言故雖民之頑仁人君子必有哀矜之心從而教之教之不改則誅之可也益稷曰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是也苟爲不能哀矜而徒忿疾之使不善之人自新無由非寬裕之道也故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如范陽之民安於悖逆至謂祿山思明爲二聖其頑甚矣張弘靖爲節度使不知大體其詬責士皆曰反虜此其所以亂故不可以忿嫉之也

人非上聖蓋未有能備道全美者故其材皆有所偏苟因其偏而器使之則聾者之耳瞽者之目與夫戚施蘧蒢之徒咸能以其所長自見於世而況其上乎故不可以求備于一夫也伊尹之稱湯曰與人不求備周公謂魯公曰無求備於一人人固不可以求備況殷民之頑能使革心向化以歸於善已爲多矣其可責備之哉必有忍其乃有濟王氏以爲此剛柔相濟仁義並行之道忍所以爲義故能濟容所以爲仁故能大蓋王氏之解經多以忍爲義亦多以仁義對說如今立政篇容德義德亦曰言義則知容之爲仁言容則知義之爲忍故龜山辯之曰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夫人之事居仁由義是也二者不可偏廢夫有不忍人之心者仁也以爲義忍則正與仁相反矣無是理也此言深有補於名教蓋忍者先儒以爲含忍是也蘇氏曰有殘忍之忍有容忍之忍近世學者乃謂當斷不可以不忍忍所以爲義是成王敎君陳果於刑殺以殘忍爲義也夫不忍人之心人之本心也故古者以不忍勸人以容忍勸人則有之矣未有以殘忍勸人者也此蓋指王氏以爲言如以忍爲義此申韓之言豈六經之訓哉蓋以商民之頑自非豁達大度之人未有能含忍之也亦未有

能包容之也含忍之則不以其頑而怒之包容之則不以其頑而棄之此其所以能有濟也此其所以爲大也夫容忍二字雖同然別而言之如勾踐之於吳太王之於狄所謂忍也使其不忍則趣亡也其何以濟如湯之於葛文王之於昆夷所謂容也不以其頑而包之於度量之內殆若天地焉孰得而測度之非大而何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此所謂分正東郊也畢命曰旌別淑慝彰善癉惡亦此耳殷之民雖染於紂之惡然亦已薰陶於周公之訓故有修者亦有不修者有良者亦有不良者以其或已化或未化故也

修者簡之則不修者莫不自奮而修飭良者進之則不良者莫不自新而嚮善蓋其已化者旌而表之則其未化者亦將恥其不如遂翕然而丕變矣此鼓舞天下之道也惟民生厚因物有遷湯誥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烝民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此所謂厚即湯誥所謂衷烝民所謂則也蓋人之性始生之初萬物皆備固皆厚矣惟其內爲血氣之所使外爲風俗之所移故至於陷溺其良心放僻邪侈靡所不爲非性本然也因物有遷故耳殷之頑民固自棄於小人之塗然原其良心未喪之前與周公君陳豈有異哉然則君陳所以訓之

者惟順以導之使之歸厚而已非推我之所有以
予之也亦非強彼之所無以爲之也君陳既盡其
道於上則孰不感而化之於下哉故曰違上所命
從厥攸好蓋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焉爾上好之則
下從之如風之偃草雖號令之峻刑罰之嚴驅之
使不違未有不違者也上者下之表表曲而欲其
影之直無是理也觀古之君其身之所履者雖違
義悖理而其所以播告於下者豈亦以是誘之哉
蓋未有不出於正者然民未有從之者以身不正
則雖令不從也以是觀之所好正者令未有不正
而好不正者其令亦未有能正違上所命者自其

所好不正者言之耳則君陳之所好不可以不謹
也爾能敬典以導之其所行惟在於德則無有不
變而信其能外進於大道矣殷民丕變則普天之
下人人有士君子之行無有一倔強不率教之人
我一人乃可以持盈守成游於巖廊之上垂衣拱
手無爲而治是爲膺受多福然其所以能變之者
乃自於汝則汝之休美永有譽於天下後世英聲
茂實傳之不朽也不獨我享多福而已敬典者即
康誥所謂敬典也成王命君陳與命康叔之言大
槩不異蓋殷之頑民其遷於成周者周公君陳尹
之其留居於故都者康叔君之故成王命之之言

欲其待之以寬持之以久惟以優游不迫之道漸染而使之遷善不可以暴戾之刑驅迫之其語雖殊而其意則一也

三山拙齋林先生尚書全解卷第三十六

後學 成德 校訂